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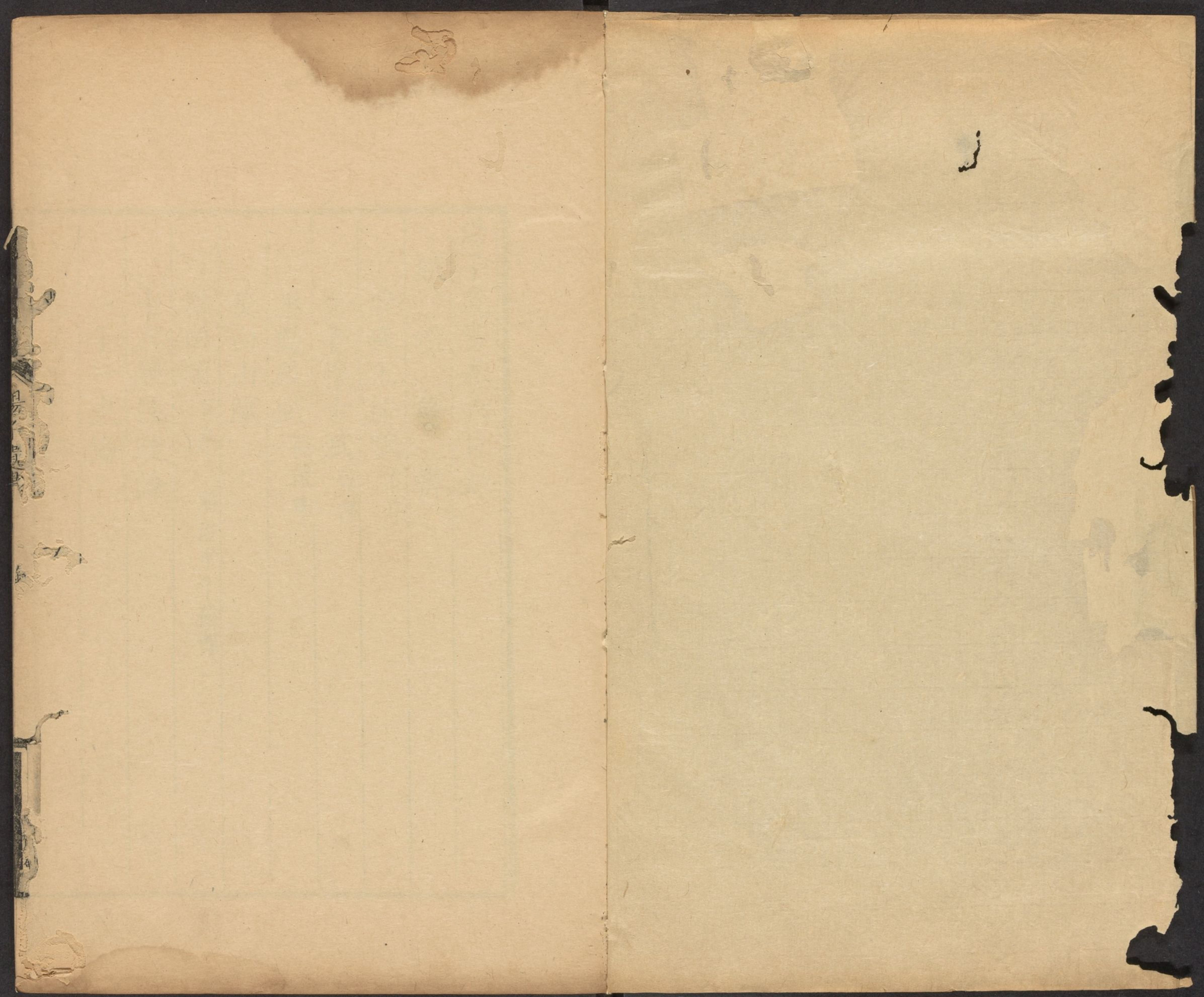
TS457.3204 (3)

湯子遺書利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3 1955





湯子遺書卷六目錄

賦 頌 論 辨

璇璣玉衡賦 有序

金臺懷古賦 館課

懋勤殿賦 擬館課

長白山賦

籍田頌 有序 順治甲午館課

十三經注疏論

二十一史論

春王正月辨

湯子遺書卷六

睢陽 湯 斌 潛菴

賦 頌 論 辨

璿璣玉衡賦 有序

臣聞莫莢初生古帝識明時之義澤火成象大易垂治曆之文朝廷之政令未施奉若之儀規先備蓋敬天即勤民之本而法天實凝命之原自容成定握算六術已昭黃帝聽合宮五行較著南正司天北正司地重黎釐職於陰陽暘谷候春昧谷候秋羲和致嚴於分至莫不仰觀俯察上律旁羅然

存其理而缺其儀未盡觀占之哲有其數而無其  
器難成稽察之功尚考虞書聿垂偉製躔度窺於  
寸管星文運於圜機聚山澤之精華極人工之貴  
飾誠授時之要術步曆之宏規也然而至德難聞  
成模漸斲精思罕遇不無章會之訛參驗或淆遂  
有統元之誤以建申為建亥魯人之月令無憑以  
食卯併食辰齊廷之度數何舛太初曆稱邃密壽  
王猶議其非乾象術號精深韓翊尚指其短固由  
天行之難定實亦制度之未精觀會通於古今應  
彰明於

昭代恭惟

皇上履端建極麗正凝神日就月將光華協於天  
地朝乾夕惕奮迅象乎風雷道在欽崇凜曰明而  
曰旦功深宥密謹亦保而亦臨時憲之曆久頒永  
年之法新勒合元會運世之終始辨五十二家之  
殘叢將見合璧聯珠歲書太史大章舍譽日記靈  
臺乃復上稽典謨究明遺憲旁招庶士敷奏宏詞  
將假翰藻而明三才藉筆泉而協五紀臣罔窺理  
數素昧天人幸際昌辰敢辭蕪陋謹獻賦曰  
緬鴻濛之初闢邈莫知其紀極仰遼廓而無垠識

蒼蒼之正色渺終古而左旋疇轉輪而不息羅萬  
象於周迴建極紐於南北三垣表內外之宮庭列  
宿畫中原之邦域圜九重兮誰營里九萬兮孰測  
維遠古之神靈肇觀天而作則揆茫茫之元化總  
睿聖之範圍粵重華之膺籙紹放勳之巍巍初受  
終於文祖乃躬攬夫萬幾方類禋之未舉首申命  
於衡璣蓋執中以體會於淵穆自觀察而效法其  
精微亦猶七十載之光被四表其功用惟本天治  
人而不違若夫魁衡招搖之密運陰陽寒暑之潛  
移非參稽之不爽何庶績之咸熙矧乃天雞曉唱

曦馭晝跋朝浴滄海夕耀崑崙景近極而炎暑景  
遠極而易昏居牽牛而一陽來復舍婁降而春風  
易溫龍山未足誇其燭光夸父無由效其駿奔至  
夫繼離宵曜夜光融融胸眇警闕肫魄示冲應潮  
汐之消長從箕畢而澤風日退度於十三遂置閏  
而成功再如木德行仁太白秉義熒惑主禮辰緯  
藏智惟填司信位王四季或期歲而周天或累年  
而遷次或方進而復留或既分而忽會信薄食之  
有常乃伏見之難泥初偶乖於累黍久漸易其機  
樞何以測算不失於晦朔氣數罔愆於盈虛惟至

人德合蒼昊制準乾圖璣運外而規園衡當軸而  
虛中兩極相望於直距九行環繞夫紫宮大梁實  
沈之周列鶉首鶉尾之麗空四遊兩環定經緯表  
裏之準三辰六合挈卯酉子午之鍼運纏離於晷  
刻轉造化於尺尋東作南訛畢協於節序攝提孟  
陬宛肖夫天心隨波降升似昭回之銀漢與日環  
遶象靈鳥之迅飛晝晦重陰而儀度不愆烈風雷  
雨而僭忒不譏飾以弘瑤綴以美璣璫璧精瑩雲  
霞之色可挹夜光璀璨星宿之芒依稀雖曰以管  
窺天何能持小而測大要之因衡察象實可殊途

而同歸後若萇弘子韋之探賾索隱梓慎裨竈之  
極渺窮工殷周之巫咸史佚魏齊之石氏甘公王  
朔唐昧之觀星候氣尹臯吳範之視日覘風漢唐  
則壽昌一行之術密宋元則沈括守敬之業崇其  
用器也踵事而增華敷衍而不窮或造輪扇而刻  
木或倚渾儀而鑄銅或削蓮花以傳箭或斲觚稜  
以盤龍誰能不祖奧旨而述成規遂可察氣數而  
合蒼穹豈若倚蓋彈丸蟻旋磨轉術家之微渺無  
聞法象之探索猶淺彼張衡之藻翰稱工洛下之  
經畫推善靈憲之圖書猶存歲差之考稽難舛損

益適宜縮羸合撰足以驗同氣於天人通至誠於  
幽顯是以帝王俯察人事仰觀天則時幾必勅視  
聽毋惑常扶陽而抑陰更緩刑而尚德雨暘寒燠  
若其序歲月日星順其職皇猷玉潤而東璧聯輝  
帝典金清而左角不忒煌煌乎執大象而撫地中  
面稽天若卜年萬億敬抽毫而作賦若身隨臯夔  
之班而遊唐虞之世

金臺懷古賦

館課

冀野漫漫燕雲莽莽樓煩之碧岫峻嶒易水之洪  
濤沆漭北走紫塞鴈門南通恒霍上黨施以漕渠

軸以太行誠帝王之都會豈霸主之封疆乃若朝  
陽門外桑乾河邊如雪白沙如山碧岬崗陂陁而  
半留路透迤而中斷向秋埜之蒼茫對寒流之漫  
漫尋昭王之遺跡懷昌國而浩歎不辨黃金之臺  
焉知碣石之館當其戰國紛紜燕趙雄武西盪秦  
雲東平海霧戈鋌如鱗旌旄如雨固已俯峭函而  
淺衡湘誚稷下而陋蒙羽且其百里求賢千金市  
駿郭隗綰綯樂生珮印鳳不及棲麟不暇伏谷無  
幽蘭嶺無秀菊於是謝禮義之干櫓閱武騎之鞬衝  
軾錦車而前騫驅魚軒而繼蹤乃飛閣宏敞高榭



崢嶸萬乘顧今駐綵騎旌旆翔今進瑤瓊故能設  
寶器於寧臺陳大呂於元英返故鼎於磨室植汶  
篔於薊城至於臨淄有如霆之卒邯鄲有執箒之  
賓旣刊有功之印遂疑奇計之臣實為謀而不終  
應感慨於斯晨若乃秋風暫起百卉淒蒼霜封野  
樹鴻鴈南翔則有壯士於邑俠客魁壘珮長劍之  
陸離冠切雲之崔嵬憑玉砌而唏噓臨青松而浩  
慨長嘯兮撫碧空短歌兮凌滄海亦有簪纓公子  
殿省名流荒郊樽酒南陌輕屨看渾河而似帶望  
山雲而如樓撫石嶙而惆悵悲望諸之不畱豈若

凌霄飛雨銅雀鳳皇玉階金闥雕柱錦牆輝煌乎  
嶽瀆照曜乎清漳不過歌舞之美麗非有賢俊之  
遺光祇響平陵之夜漏空留荒苑之宿霜過之者  
不思居之者已忘嗚呼鏡鼓齊鳴簫韶零落騏驥  
奔馳駑駘纓絡庭有烏鳶山有白鶴曲士升喬高  
賢負郭曾霸圖之不如况敢望乎鄗洛若夫伊傅  
為楫周召為鐸吟白駒之雅詩奏雲門之翟籥蘭  
臺石渠之高楹白虎天祿之廣幕聖澤雲飛皇恩  
露灑英華肆浮麟鳳當道不藏無用之器不愛非  
常之寶則亦有抵玉驚禽揮金薙草况乎鄰斗極

之光輝邇天漢之波濤又何必徘徊幽咽向茲臺  
而游教哉

懋勤殿賦

擬館課

黃扉日麗寶笈雲開帝座之光華正燦東壁之淑  
氣迎來道衍圖書法象觀乎天地學深墳典奮迅  
擬乎風雷我

皇上岐嶷敏睿麗正凝神本精一以立皇極建中  
和而定羣倫納諫不遺葑菲招賢旁及隱淪武庫  
森嚴撻伐悉遵 廟算九功歌敘民隱日達 楓  
宸固已樹儀型於百辟貞仁壽於千春若夫煥太

乙之喬皇曜句陳之暉麗黃雲紫蓋輪囷鬱其上  
浮蘭妃金莖灑渺翔於天際珠宮貝闕復道斜通  
銀榜璇題交衢迢遞飛重簷以切霞烟丹壁而流  
鬣龍舸泛萬頃澄瀾長楊帶千章蓊鬱斯又足奠  
六鰲而鞏四極應三垣而馭五緯爾乃廣闢別殿  
宏貯縹緗鴻濛矗而竦峙觚稜啟而景彰結組幔  
於焚楣重綺錦於虹梁甲帳之月光如雪秘幄之  
芸火生香瑤函左列竹素盈牀五庫標目於西清  
四類充帙於東廂犀籤重積玉軸焜煌未足矜宛  
委之寶冊何須論天祿之蘊藏當夫金門朝罷宣

政宴餘鸞珮聲遠鳳扇影徐名儒招從白虎大雅  
延自石渠究道系於洙泗證心法於唐虞無黨無  
偏闡維皇之敷錫天秩天敘繹臯陶之訏謨既朝  
乾而夕惕復無倦而有恒顧民器之可畏識當位  
之利貞尊所聞而行所知高明光大治人斯有  
治法深切著明斯乃懋勤之實政匪僅肇錫以嘉  
名矧夫歌叶雅頌文儷誥盤懸鉞倒薤戲鴻騰鸞  
雲氣芝英之簡淵渟岳峙之觀漢武望而廢牘章  
帝顧而輟翰以此乘泰運而御六龍映晨光而翔  
五鳳采太史之陳詩第羣臣之嘉頌而時幾勅命

初暑思艱心游農野道契先天夜如何其夜未闌  
瑤編萬卷寶炬殘流月瞳瞳今素華滿北斗低昂  
兮殿閣寒豈比夫甘泉暉章長樂未央凌霄飛雨  
菴若披香九華仁壽百福靈光列焚燎以布翼荷  
棟桴而高驤雕玉瑱以居楹裁金壁以飾璫祗矜  
制度之煒煜何敢希道德之輝光况乎文教敷宣  
天威遐被都護方開劍閣雲將軍已定三湘地碧  
雞金馬之脩祀無勞蒟醬橦華之輸將遂易百禮  
具興萬舞咸備

皇情悅愉羣臣既醉降綈緼調元氣阜財解愠薄

賦寬徭踰於穆之緝熙耳擊壤之歌謠天下棄偽  
而返本敦朴而去澆追太始之元化偕華胥而道  
遙謹摛辭而頌

聖主微敢自託於王褒

長白山賦

維輿圖之廣大山川鬱紆而蜿蜒實融結於太始  
乃通氣乎乾坤環九州而縣絡類枝柯之敷宣仰  
北條之第律望滄海而蟪延根彌固於華岱直嶢  
嶢而造天雲中玉液分派飛泉鴨綠南迴而浩蕩  
混同北遶而澶涇若夫石壁崙崎差峩萬丈槩太

清觸緯象摘列宿於楹楣邇天漢之灝曠遠視則  
百嶺俱青近循則一巖千狀決飛瀑於層厓泞盤  
渦於疊嶂映朝夕而如金隔青杉而若幃旣半散  
而照爛輝天閩之閔閩背藏太古之冰雪面對神  
山之宕漾乃其素烟晚施白霧晨縈或下橫而疑  
帶或上冒而似纓日月隱蔽以成陰虹梁倒掛而  
崢嶸二韭四明五奧三菁峨嵋太白廣霞赤城曾  
未足方其崇萃並其邃清也千里之內萬山駢擁  
劍戟排連勢若相拱凝五瑞之偕來望紫宸而遙  
竦錫碧金銀衆色炫動遠近輕濃窈蔚森聳一旦

觸膚寸而滂然也飛流崩壑噴雪迅霆蹴崖轉石  
澎湃鏗錡不崇朝而雨天下也豈比於蒨施之青  
青其上則有猿獠狸獾犴狎猩紫貂白狼狡兔  
飛鼯貔豹熊羆獬廌麇麋擲飛捷於窮巘蹕空絕  
於深研蹲谷底而長嘯攀木杪而悲鳴其下則有  
丹石白拊琳瑯砒硃縹青結綠城玢昆吾磊砢磷  
爛嶻嶭相扶間以華芝靈藥采色叢敷醴泉涌出  
於其側經崎嶇傾注而旁趨至於鴻鴈雕鵠鷹隼  
鷓鴣交精旋目繁鶩競翔更有珍異之鳥彩翰朱  
裳禽經不載漢賦未詳巨樹林陰樛枝叢倚合抱

連卷形質喂嶮垂條扶疎落英幡纒霜霰之所  
凝風雨之所交砥連醫閭之暮光接扶桑之晨菲  
良真宰之所寶護故鴻龐於茲而初啟遂誕毓乎  
神聖同貞符於丹水東燭員嶠西耀崑崙北熿幽  
崖南震朱垠陸警水慄無不奔走而來賓

皇帝儲精垂思耀德布恩翱翔乎書圃逍遙乎禮  
園歌清廟之雝雝載洪頤之翻翻望豐鎬而顧念  
升盼嚮於帝闈坐法宮遴近臣歷吉日協良辰乘  
星犯露尋岷剪榛靡薜荔以爲席喻流霞於通津  
紛長松之謾謾見僊鹿之牲牲藹繽紛兮獻玉笋

闢天關兮開地垠光絢爛兮錫純嘏秩俎豆兮千  
萬春

藉田頌 有序 順治甲午館課

維

皇帝御極之十年海寓底定九州內外畢獻方物  
大功既成禮文肇舉

郊壇辟雍典章稽古大小臣工黽勉率職

皇帝覽圖數貢慨然念曰予一人受

撫臨億兆惟小民稼穡艱難朕何敢晏然其

上以忝

宗廟聞古天子自耕千畝以供粢盛有司其具典制  
以聞明年春朕將親舉之越明年二月宗伯陳期  
司空除壇

皇帝齋祓三日五更既興斗牛當中雲旗凝藹黛  
耜載輅公卿庶官翼翼恪恪奔走厥職庶民慶覩  
天顏載欣載喜既祭先農牲肥醴潔尊壘明備解  
耨秉耒具如儀式竊惟自古神聖之君有盛德大  
業必有奇文博能之士珥筆執簡以昭鴻烈故嘉  
禾獻瑞載於周書十千維耦周頌歌之煌煌輝輝  
照耀竹冊千百年來如耳聞目見稱為絕盛今

皇帝仁恩惠澤翱翔海表先是十日親祭朝日  
壇又遣官祭孔子廟又親祭社稷壇旬日之  
內四舉典禮而耕藉尤為數十年未行之曠典使  
撰次不得其人是使  
聖德不彰於後世而大化湮如也臣滋懼焉然臣  
聞圖治以誠不以文故耕藉之禮代有舉行而惟  
周之成王漢之文帝為昭者蓋二主有仁心為質  
故天必應之臣見

皇上軫念民依知非徒脩太平之儀者自茲以後  
五穗兩岐之瑞將繼周漢而興歌也已臣謹拜手

稽首而獻頌曰於爍

皇運萬邦攸承海波晏然典禮肇興克敬

昊天嶽瀆式靈辟雍廟社鐘鼓維清乃眷下土小民  
之依載笠載禊載耦載耜露之方灑日也未晞暑  
雨濛濛冬雪澍澍爰命宗伯考禮以進朕將躬耕  
以倡田畷羣臣稽首恭承

明問敢不敬應以襄解慍日底天廟順時覘土瞽  
告協風工奏靈雨司空埽壇金吾陳輅載耒車右  
載履南畝霓旌縹緲旗旒紛糾雲日開朗清霞出  
阜帝乃三推下則五九各備其儀逮於農叟種陸

既播貽我來牟乃獻先農蒸蒸焯焯神農饗醴后  
稷承羞百神醉飽庶姓歌謳執爵 太寢勞酒是  
酬

帝乃眷命毋螟毋螽毋雹毋雩以報

皇功豐年穰穰頌聲洋洋繼周越漢奕世無疆

十三經注疏論

自伏羲畫八卦而象數著唐虞垂典謨而道統開  
姬公作禮樂而制度備孔子贊易刪詩書作春秋  
而天人性命之理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昭  
於萬世矣秦火之後六籍殘缺漢儒收拾補綴叅

互考訂歷晉唐而十三經之注疏始定及宋元學  
道者益衆經旨益明其間得失詳畧可得而論焉  
言易始於田何傳於梁丘賀又有京房費直之學  
陳元鄭衆傳之凡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  
氏始費氏興而田何遂息梁陳以來鄭康成王弼  
二註並列學宮鄭則多叅天象王乃全釋人事天  
象難尋人事易習故鄭學浸微而王註獨盛其析  
義精深漢魏而降罕出其右而微雜老莊為兩晉  
虛無之祖後儒譏焉然欲一槩廢置則過也韓康  
伯邢璣之徒因而疏之唐孔穎達與顏師古撰正



義亦以弼為本程子曰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朱子曰秦漢以來考象辭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弘通簡易之法談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適於仁義中正之歸求其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不同於法而同於道者惟伊川氏之書而已然伊川專於言理而本義則又兼言象占易有聖人之道四焉合程朱之書庶乎備矣其他若李鼎祚之纂集訓解熊過來知德之

殫方象數其亦輔程朱之不及者乎尚書則伏生口傳二十八篇作傳授同郡張生其後分為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而歐陽最盛是為今文魯恭王得壁中藏書孔安國校之得二十五篇是謂古文自漢迄西晉言書者惟祖歐陽氏安國訓解晚出皇甫謐家雖當時大儒楊雄杜預之徒皆未及見故左傳所引者預輒注為逸書獨其訓解頗多疎淺往往與經旨不合朱子疑是晉宋間人偽撰有以也孔穎達正義旨趣多乖惟宋儒蔡沈集註頗得其要金履祥表註王柏書疑魏了翁要義亦多可

採焉詩三百五篇遭秦獨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漢初魯有申公齊有轅固燕有韓嬰又趙人毛萇自云子夏所傳作訓詁是為毛詩鄭康成為之作箋齊魯詩亡韓詩雖存無傳之者惟毛詩鄭箋至今獨立其宣釐正風不可貶也疏之者惟劉焯兄弟為善朱子博考諸家斷以已見取裁廣而立義卓信超出百家矣獨詆斥大小序最嚴門人多有疑者竊以為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即詩而論之雅頌之序猶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必不可廢何也書直陳其事而已藉令深得經意

序不作可也雅頌之文辭易知而意易明也獨風之為體比興之辭多於敘述諷諭之意浮於指斥蓋有反覆詠歎聯章累句而無一言敘作之意者而序乃一言以蔽之曰為某事也且其說往往與左傳合子夏左氏皆親見聖人而聞其筆削之意豈盡無據乎朱子以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作也夫子於鄭衛深絕其聲於樂以為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為戒其說誠正矣然左傳記季札來聘請觀古樂而邶鄘鄭衛皆在所歌使其為里巷狹邪之作則魯之

樂工安能歌異國淫泆之辭而季子又從而聽之乎故大小序毛注鄭箋與朱子集註並行可也夫子春秋本文世所不見所編古經則皆自三傳中擇出耳然三傳所載經文多有異同如公及邾儀父盟於蔑也左氏以為蔑而公穀則以為昧如築郿也左氏以為郿而公穀則以為微會於厥慙也左氏以為厥慙而公穀則以為屈銀至於君氏尹氏一以為男子一以為婦人將以何為是乎此三傳經文之不能盡同也漢初胡毋子都傳公羊春秋董仲舒以公羊顯於朝至何休作解說覃思十

七年可謂專矣而多引讖緯何可訓也穀梁自孫卿申公五傳至宣帝特好之范甯父子世守其業創名例百餘條以規諸儒同異之說可謂善矣而論者猶以其學不經師母乃刻與况乎徐彥揚士勛之疏為邢昺所是正者又何足道也永平中能為左氏者擢高第為講郎賈逵服虔並為訓解而杜預註盛行於時預之言曰左氏受經於仲尼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將令學者原始要終久乃得之其論至精且星曆地理必考其詳方言謠辭皆窮其

義後人不能易其說焉間有棄經信傳者凡於傳  
例不合不曰傳之謬而曰經文闕漏則其蔽也其  
後沈文阿蘇寬劉炫皆據杜說孔穎達正義則又  
依劉學而損益之此三傳註疏之大畧也至胡安  
國始以其意探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上其書固所  
以明綱常正人心定國是垂法戒非經生之作也  
若其書字書名稱人削爵之例多有自相牴牾者  
謂盡得聖人筆削之旨不敢信也古今治天下之  
理盡於尚書古今御天下之變備於左傳今取士  
專主胡傳士子傭耳剽目刺取左氏之字句以充

帖括蓋有傳業為大師射策為大官而目不覩三  
傳之全文者矣其陋不已甚乎六經之道同歸而  
禮樂之用為急漢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又有古  
經出魯淹中然皆止於士大夫禮其朝覲會同郊  
祀大享逸而莫考河間獻王奏之朝合五十六篇  
宣帝時后蒼深明其業為曲臺記以授戴德戴聖  
慶普三家並立學宮鄭康成宗小戴作儀禮註而  
慶氏之學至曹褒失傳夫克已復禮之功不出視  
聽言動之間而動容周旋之際即性命精微所遇  
則儀禮一書豈非學者最宜盡心者乎獨其文辭

質奧韓愈猶病難讀况下此者乎周禮之得入秘府也亦自河間獻王始獨闕冬官取考工記補之夫司空掌邦事居四民時地利考工何足盡之其得立學宮也自劉歆始杜子春因以授鄭衆賈逵厥後馬融作傳授康成其有注也自康成始而其有釋有疏也又自陸德明賈公彥始聖人致太平之迹獨賴此編之存漢武以為黷亂不經何休以為六國陰謀既不足知之而劉歆用之以輔莽王安石用之以變法後人遂以為周禮不足致治亦已過矣河間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所記一百三

十篇上於朝劉向檢所得合為二百四十篇戴德刪其繁重為八十五篇為之大戴記戴聖又刪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馬融增月令明堂位樂記合四十九篇康成又為之注康成於三禮功最深考究名物象數曲盡其詳朱子深許之晉宋以來皇侃熊安生禮業最著孔穎達據以作正義宋儒篤信遺經淳熙有俞廷椿復古之編嘉熙有王次點補遺之錄陳澔採衆家以為集說吳澂合三禮以為考註其羽翼之功固皆有可言者朱子欲考定三禮請於朝不果行止脩復王朝等禮喪祭二

禮付門人黃幹紹成其書曰通解汪克寬又因其成法為補遺今之學者倘以朱子之意折衷全禮彙為一經俾海內獲誦習古禮之全則諸儒衛翼之功得收實用矣論語則何宴集孔安國七家注成之皇侃本衛瓘十三家說疏之孟子則趙岐註之張鎰丁公著釋之孫奭據以作正義當時並稱精確由今觀之於孔孟一貫忠恕性善盡心之旨視程朱猶霄壤也孝經為河間顏芝所藏獻王得而上諸朝凡十八章所謂今文也與尚書同出孔壁者凡二十二章所謂古文也孔安國劉炫宗之

劉向典校經籍以十八章為定鄭眾馬融鄭康成皆為之註唐明皇取王肅六家之說參做孔鄭舊義為註邢昺作正義疏之司馬溫公范蜀公皆尊信古文指解朱子為刊誤亦復多從古文明呂維祺作大本義集諸家之大成夫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當立之學宮與論孟並爾雅始於周公而成於子夏誠九流之奧旨也自終軍豹鼠之辨其書始行郭璞究心十八載草木魚蟲名物訓詁昭然備晰蓋古人之言所以難明者非但古人之義理難明也實古今之事物不同名號各異為

難明也明爾雅則可以識箋注之旨歸也可以尋  
古人之精義也外此論體製則有說文諸書辨音  
韻則有四聲譜諸書皆所以輔爾雅而備同文之  
治者也可以其為小學而忽之哉總而論之漢儒  
去古未遠師友轉相傳授淵源有自後人多因之  
若文質三統馬融之說也九六老變孔穎達之說  
也河洛表裏之符宗廟昭穆之數劉歆之說也五  
音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鄭康成之說也是知漢  
儒之學長於數得聖人之博宋自周程張邵逮於  
朱蔡天地陰陽之奧道德性命之微深究其妙不

泥前人之說其學也得聖人之約合二者而一之  
然後得聖人之全經若偏主一家是漢儒宋儒之  
經而非聖人之經也豈深於經者哉

悉本先儒成說不敢妄出意見

自記

### 二十一史論

蘇洵曰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辭勝經非一代之實  
錄史非萬世之常法是不明尚書之義春秋之旨  
也夫經史之法同條共貫尚書備帝王之業經也  
而通史春秋定萬世之憲史也而為經脩史者蓋  
未有不祖此者也故道法明而事辭備此史之上

也事辭章而道義猶不悖焉次也二者皆失斯為下矣司馬遷史記創為義例上下三千餘年為五十餘萬言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意深遠則其言愈緩其事繁碎則其文愈簡隱而彰直而寬非豪傑特起之士其孰能為之班固西漢書自武帝以前守其說而不敢變其所自為贍而不穢詳而有體經緯錯綜瞭如指掌亦古今之良史司馬之流亞也然自謂漢運紹堯以古今人物強立差等居攝不附於漢平孺子下列於新莽安能追劉知幾之所短哉王通曰遷固而下帝王之道其暗而不

明乎天人之意其否而不交乎制理者參而不一乎陳事者亂而無緒乎嗚呼難言之矣范蔚宗東漢書成自謂體大而思精由今觀之論竇武誅中官為違天理論班勇使西域為遺佛書抑節義之董宣於酷吏升忍恥之蔡琰於列女志王喬之鳧履記左慈之羊鳴詭譎不經文辭繁縟春秋之義於斯盡矣然論序詳明不可誣也陳壽述事簡嚴張華尤善之乃以父髡之故謂武侯不逮管蕭以索米之故而丁儀遂不得立傳且帝曹魏而寇劉漢所謂正大義以黜僭竊之義謂何使非習彥威



辨之綱目正之大統不幾終紊乎貞觀時以何法  
盛等晉書未善乃據臧榮緒書增損之至宣武本  
紀陸王二傳煌煌御撰何其盛也然而史官之事  
至以天子臨之且志傳分手叢冗駢麗語林世說  
盡入青編幽明摛神咸被採錄何可不辨也宋書  
本承天之舊事雜晉魏失於限斷沈約創志符瑞  
不經甚矣子顯齊書實因江淹天文但紀災祥州  
郡不著戶口思廉梁陳二書實卒父志祖父揚名  
言多不典然而倉皇變亂之際鑒戒頗多不可得  
而泯滅也收之後魏借公報私毀譽失實百藥北

齊避諱畧號遷就弗端後周牛弘惟務清言德業  
繼之率多抵牾後之君子何以覽觀焉李延壽南  
北二史刪畧繁蕪編摩簡徑比之正史實為過之  
魏徵隋書本末備舉倫貫有敘陳壽以來罕有其  
儔劉昫舊唐書府兵無志藩鎮無表是昧制度之  
原忘喪亂之本長孫與敬宗並書昌黎與禹錫同  
傳則賢否無別功罪等觀目劉蕡以文苑而直節  
泯然例吳淑以外戚而卓行蔑著則大節掩於細  
謹高德蔽於閎閱此曾公亮之所以致譏而歐宋  
之所以釐正也新唐書雖事增於前文省於後而

削去詔令王言無徵多用奇字讀者易厭姓氏多  
訛年月屢異君子歎之矣蓋歐宋平分學術稍殊  
固不若五代史之獨出一人也其文簡遠澹宕當  
雲擾瓜分之日而君臣上下之交治亂興亡之故  
一唱三歎迴環不已蓋與司馬相表裏矣史之有  
本紀史之綱維也古之史本紀立而全史具宋史  
舉駁雜細碎志傳不勝書之事羅而入之本紀發  
凡起例舉無要領載事立傳不辨主客互紀則複  
累而無章迭舉則錯迕而寡要且卷帙最繁而缺  
畧不少如韓琦傳不載儀鸞司撤簾之事狄青傳

不記與曾公亮論方畧之詳又如史彌遠傳但序  
官閥兼載奏章褒刺失據衮鉞無憑何其疎也金  
史簡潔遠勝宋遠蓋元好問之原本佳耳元史雖  
才集衆長而削藁迫促夫龍門扶風父子相繼梁  
書陳書十載告成而今限以條例要以時日欲成  
一代良史胡可得也史才實難自古歎之揭傒斯  
曰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  
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然則必才備三  
長而克己無我幽明不愧後能誅姦諛而發潛德  
安得司馬君實朱元晦其人而與之議史事哉

春王正月辨

聖人之書明白簡易而後儒推求過甚遂成不決之疑者如春王正月之類是也註春秋者不下數十家置春王正月四字不論者固有之其以周改月兼改時者則漢孔安國鄭康成至明趙子常王陽明賀景瞻也以周改月不改時者則宋程伊川胡康侯至明劉文成也以周不改時兼不改月者則宋仲默魏華父至明章本清也諸家引經據傳自以為確不可易而余則直以春秋本文斷之而已矣春秋桓公八年冬十月雨雪十月者以周正

為建酉月故雨雪為非時若夏之十月建亥雨雪亦常耳何足書成公元年二月無冰此建丑月也若建卯月無冰又何異焉莊公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如周不改月不改時麥苗何得至秋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若夏之十月菽已穫矣隕霜亦非失時如此之類甚眾更有可證者僖公五年左氏傳曰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日南至者子月也此又改月改時之的據也夫子特書曰王正月而左傳亦釋曰王周正月者蓋明其為周天子之正月非夏之正月殷之正月也而又於二月三月

亦繫之王見丑月為周之二月寅月為周之三月  
非同於殷正同於夏正也過此前代無以為之正  
者則亦不必書王以別之矣或曰四時之序夏正  
為善周公大聖人也以冬為春可乎曰陽明言之  
矣陽生於子而極於巳午陰生於午而極於亥子  
陽生而春始陰生而秋始自一陽之復以極於六  
陽之乾而為春夏自一陽之姤以極於六陰之坤  
而為秋冬此文王之所演而周公之所繫何不可  
之有胡氏泥於冬之不可為春也故有夏時冠周  
月之說以為孔子告顏淵以行夏之時此為見於

行事之驗則又謬甚如胡氏之說周改月不改時  
是雖以子月為歲首而四時之序猶夫夏也以冬  
為春乃自孔子始以夏時冠周月非所以尊周以  
仲冬為孟春豈可謂行夏之時乎不夏不周之間  
孔子何以自處焉夫行夏時者師友平日論道之  
言所謂損益百王垂訓萬世者也春秋者聖人尊  
周室明王制之書也王制固未有大於正朔者孔  
子為當時諸侯強橫大夫陪臣僭亂而作春秋乃  
首改周天子之正朔也恐聖人亦有所不敢矣或  
曰孟子不云乎春秋天子之事也庸何傷曰所謂

天子之事者謂賞功討罪以明天子之法使諸侯不敢悖天子大夫不敢悖諸侯耳非必變易四時之序改本朝正朔而後為天子之事也胡氏以此為垂法後世吾恐法未可垂而先犯為下不倍之戒矣且此亦空言耳烏在其為見諸行事之驗乎故周不改月則孔子必不敢以十一月為正月以十一月為正月則周之必改月可知也周不改時則孔子必不敢以周正月為春以周正月為春則周之必改時可知也曰幽風亦周詩也何以用夏正曰周之先世以農事開國后稷公劉以來固虞

夏商之諸侯也為虞夏商之諸侯必用虞夏商之正朔且幽風述民事夏正為切而春秋明一王之大法尊周為重未可以為例也曰諸家引商書元祀十有二月以為商不改月之證何歟曰書缺有間矣商之時制固無從得而考要之不可以例周與其雜引他書以釋春秋固不若即春秋以釋春秋也左氏公羊穀梁皆周人也於此獨不加論焉亦以為不必論也使當時以正月為冬而孔子獨書曰春三子能已於言哉

湯子遺書卷六終

湯子遺書卷七目錄  
大哉尊風為重未可以為國也曰商書云  
五險且幽風並舟車夏五為心而春煉明一王之  
夏商之酷對也為莫夏商之酷氣必用莫夏商之

湯子遺書卷七目錄

傳 墓誌 行述 狀

明兩浙運使做轅張公傳

樊隱君傳

王氏五節烈傳

廣西叅議戴公傳

處士孫君傳

封庶吉士李公傳

陝西延安府靖邊同知陳公墓表

文學幼兆吳君暨魏孺人合葬墓誌銘

拔貢彥公趙君墓誌銘

江南鎮江府海防同知冉渠吳公墓誌銘

徵君孫鍾元先生墓誌銘

前兵部尚書湛虛張公墓誌銘

砥園施先生墓誌銘

翰林院侍讀愚山施公墓誌銘

翰林院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王公墓誌

封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余君墓誌銘

封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先考府君

行實

贈恭人先妣節烈事狀

湯子遺書卷七

睢陽 湯 斌 潛菴

傳 墓誌 行述 狀

明兩浙運使倣轅張公傳

張公諱正學字宗儒號倣轅睢州人世居潮莊之南三里父諱權號樂菴累贈中憲大夫廬州府知府母王氏累贈恭人公丰儀秀偉孝友天成十歲授尚書為文落落有大家風弱冠入府庠食餼名聲藉甚萬曆癸卯舉於鄉公車歸櫬戶著書泊如也癸丑成進士以素恬淡嗜讀書請改教職甲寅

補順天府學教授董率維勤乙卯門下士獲雋者  
十餘人是年陞國子監助教丁巳陞刑部主事歷  
員外郎中秉公執法多所平反時南臯鄒公為侍  
郎歎服之嘗云張君精神收斂退藏真是歸根之  
學由是名益著辛酉陞廬州府知府下車即脩學  
宮鋤衙蠹廬郡承平日久城池頽壞捐俸築濬尤  
杜絕餽遺有庫吏暮夜以金盃等物持獻欲有所  
關說面叱之加以重法於是羣吏人人股栗凡斷  
事平心細訊必得其情時巡按某受重囚賅欲盡  
釋之公持不可又票取無礙官銀千金亦不應巡

按大怒思借事中傷搜索無隙乃止稍遷兩浙都  
轉運鹽使司運使慨然曰古人急流勇退吾可已  
矣遂致政歸里居竿牘不入公庭課子孫讀書教  
以孝弟謹厚每遇豪強不法事輒為之憤懣至終  
夜不寐嘗曰凡做事只要自己心上打得過便為  
之打得不過即母為睢之婦人孺子無不稱之為  
善張云是時袁大司馬可立楊大叅堯華余光祿  
化龍皆以耆碩里居相與聯席結社碁酒娛樂脩  
耆英香山故事鄉里榮之至有傳為繪圖者年七  
十有七卒崇祀鄉賢配李氏累贈恭人蚤卒繼配



孟氏累封恭人男一辰垣生員孫二銘鼎庠生銘旂庚戌進士杞縣劉文烈公誌其墓

論曰吾郡自萬曆以後士大夫習為驕奢凌虐鄉里至今道路以目而公獨以善張著今考其行事蓋真秉道絕欺確乎不可拔者矣其子孫皆恂恂善下人雖通顯猶杜門誦說詩書無輓近儂薄之習謂非公之流澤遠乎余故為紀之使後進有所觀法焉

### 樊隱君傳

樊隱君諱夢斗字北一號文成明崇禎壬午鄉貢

廷試第二人嘗上書闕下請為國家效力封疆奉旨報可稱隱君者從君晚志也其先世小興州人明成祖時奉詔遷文安遂為文安人高祖諱瑀成化甲辰進士筮仕浙川令為刑部曹郎日逆瑾用事平反主事安奎獄面折瑾因忤旨酷暑跪午門三日會瑾敗轉四川順慶府知府稱名臣瑀生續續生潤皆長厚有隱德潤生效才萬曆癸巳恩貢入太學葉文忠公為大司成歎賞其文與閩漳蔡震湖大名成文穆公高陽孫文正公名相埒除知文縣調靜海教諭改建文廟多士頌服陞河南府

學教授致仕隱君之父也君少穎敏年十二補博士弟子員於書無所不讀常苦漢賦用事多隱僻為之音釋句櫛字比展卷瞭如著中庸講義原性道究天人精義入微桐城左忠毅公見之曰此洙泗真傳也當君應廷試時國事孔棘自以累世受君恩且才可濟時欲效尺寸力率同貢十餘人上書將受職矣無何以內艱歸君至性過人平日事親色養甚篤至是慟哭出都門跣行三百里襄大事誠信備至撫兄子愛而能勞舉人王膺其姪壻也殉寇難遺孤呱呱君收養之使與子翰同寢食

學同師兩姊貧無所依生死周卹不遺餘力論者以為內行純篤彷彿陽亢宗云邑中築城濬河賦役鹽鐵諸大議人所畏憚不敢言者輒言之鑿鑿可見諸行事其屯海八議侍御吳公稱為經國碩畫將上之朝會亂不果值明末都城之變俯仰唏噓既力不能為遂絕意仕進攜家入桐柏山中偕二三老友攀枯藤捫蒼壁翠屏玉女龍潭石門號淮源勝地無不窮極幽絕詩成放歌浮白慨然有超世之槩病中遺命子翰曰死即葬我山中百歲後樵採茲土者指某丘某水為隱君樊某遊釣賦

詩處足矣所著有駐槎亭詩集若干卷子翰順治  
甲午拔貢康熙丙午京闈鄉薦今任睢州學正以  
文章行誼著

湯斌曰余官京師與同門文安高君遊詢其鄉里  
故實輒娓娓談樊氏世德不衰云後過蘇門孫徵  
君先生授以高陽文正公藏稿復得讀其所為樊  
氏家傳蓋自順慶公以直道著於弘正之間二百  
年來家學不替三輔世族莫敢望焉隱君明經好  
古博極羣書孝友篤行內外無間言若夫磊落大  
節盱衡時事鬱鬱未能表見於世者時人未能盡

識也後之君子好學深思讀其遺集亦可慨然太  
息想見其為人矣

王氏五節烈傳

山東新城王氏有烈婦三曰孫氏于氏張氏節婦  
二曰張氏高氏孫氏者浙江布政使象晉之冢婦  
生員與齡之元配也崇禎壬午十二月朔賊兵破  
新城家人勸避匿孫氏曰婦人非傅姆不下堂我  
未亡人也有死而已遂投井死越三年甲申李自  
成陷京師則有于孺人隨侍御公與翁夫婦殉節  
之事時侍御方以建言左遷家居聞變以死自誓

或言公無封疆社稷之任可無死于孺人獨不言  
既而曰妾從君稱命婦矣君為忠臣妾獨不能為  
烈婦耶遂登樓相對自經死子士和泣曰父死忠  
母死節兒何心獨生亦自經於其旁而士和妻張  
氏先於壬午城陷自經死壬午城陷時王氏父子  
兄弟殉難者曰貢生與朋與其子舉人士熊生員  
士雅士熊妻張氏年二十一士雅妻高氏年十九  
兩人同矢志守貞事孀姑盡孝兩家皆名族高氏  
尤貴盛布衣糲食有人所不堪者紡績自給媼黨  
罕見其面惟元旦一出拜家祠而已

湯斌曰新城王氏簪笏盈庭以文章勲伐著聲當  
代者踵相接矣待御公尤以忠烈著一門之內子  
孝臣忠可謂極盛而閭閻尤焯焯如此豈正氣偉  
節有以相感耶抑家訓之浸漬有素也孫孺人為  
婦為妻為母皆有法則而待御公歷官清白家無  
長物于孺人儆戒之力居多世固未有平日不能  
盡道而能自靖於患難之際者也張孺人以少年  
慷慨殉難兩節婦貞操久而彌堅尤人所難者士  
君子立名砥節常壞於因循即或勉強於初年而  
不能不渝節於末路吾故合傳五節烈為世示法

焉

廣西叅議戴公傳

戴公諱璣字利衡號紫杓福建長泰人父封奉直大夫諱焯好義樂施雖家世通顯而布衣徒步澹如也公與弟璐孿生有異徵少力學厭時文熟爛之習爲文原本要理涵演貫通赫然有聲諸生間弱冠領鄉薦順治己丑成進士授戶部雲南司主事出納惟慎辛卯分較京闈所得多知名士權關淮安持大體不尚苛細商旅便之調吏部驗封司主事廉靜自持人莫敢干以私權貴有忌之者例

轉湖廣按察司僉事整飭上江防道時滇黔未入版圖軍書繹騷公按部徧履山川得其阨塞要害乃自岳州至嘉魚立七汛蠲俸造哨船募兵巡邏萑符無警洞庭湖盜賊出沒糧艘賈帆時多不虞公復設三汛申明法令湖湘宴然洪文襄公經畧五省統兵勦西山羽檄旁午公咄嗟立應軍需無誤而民不知兵文襄公深器之曰此韓范儔也尋遷陝西布政司右叅議分守西寧道楚民號泣攀轅至遮道不得行而封公訃音適至公徒跣奔喪哀毀盡禮服闋補廣西右江道駐柳州先是東閩

土酋韋兆熊土目龍苗黃周等構亂日久公宣布  
德意不旋踵投戈請命嗣值大酋唐應元之亂斬  
渠魁梁邦傑以殉徭獞諸蠻畏懷德威頑梗盡化  
柳堡屯田寄佃於民既輸軍租復應民役編戶苦  
之公為申請督撫具奏獲免復脩葺文廟及羅池  
司戶二賢祠柳人蒸蒸向學遠近德之公宦轍所  
至多值繕兵庀餉徭獞交雜之地而寬猛相濟先  
恩後威無赫赫之名而能使反側歸心蓋其本於  
學者深非權術以就功名者比也會有裁併監司  
之令因解任歸杜門却掃足跡罕至郡城課督諸

子教以忠孝大義甲寅耿精忠反臺灣賊據海澄  
有言於公者曰盍一見乎可以免難公正色曰生  
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叱去乙卯夏賊圍漳州時  
次子鱗為海澄公裨將守東門賊剗公至城下使  
招鱗降公厲聲大呼兒努力堅守勿以老人為念  
賊怒牽之而去城破鱗巷戰死闔門為俘公曰鱗  
兒死王事吾無憾矣丁巳二月大兵復漳州賊遁  
去公與子鏞等乘間扶攜入山而元配黃恭人併  
諸幼子為賊執赴臺灣人以公且不能堪而公壯  
志不少挫也戊午六月海寇復犯澄邑及長泰公

再被執渠帥曰崛起老猶在乎今日順則生不順則死公慷慨曰吾年七十餘死固其所也曰如諸兒何公曰兒曹死生有命吾頭可斷志不可奪目直上視氣勃勃不可禦賊本無意殺公幽之密室歷年餘終不屈朝夕誦文信公正氣歌以自壯一日顧謂子銑曰吾久辱不死何為遂不食數日後病甚肅衣冠命銑扶掖北向再拜曰臣死命也當為厲鬼以殺賊因慷慨悲歌大書惟忠惟孝可以服人數字嘔血數升而死時康熙十八年六月望日也年七十有四逾年耿逆伏誅臺灣相繼歸附

子鱗以殉難贈都司僉書其孫灋以別駕謁選至京敘公行事聞於朝而睢陽同年生湯斌為之傳贊曰公敷歷中外所至具有聲績年七十餘已去官而父子先後殉寇難可不謂賢歟公先世中丞公當明嘉靖時治河撫軍名業爛然司馬公於萬曆間平岑溪府江諸蠻功最著載在史冊班班可考他如太僕之剛直方伯之清介皆有足多者而公父子以死事著勲名節義豈獨甲於閩南哉

處士孫君傳

孫君諱博雅字君僑容城人徵君鍾元先生之第

四子也幼端重不苟嬉笑同年生見之輒為斂容  
甲申年十五應童子試提學御史陳公純德賞其  
文將放榜值流寇陷京師陳公殉國難君遂屏舉  
子業絕意仕進從徵君避亂於雙峯一時同避亂  
者皆弄弓矢刀劍譚兵事君獨日攜書卷坐古柏  
下與人語唯經史及古今忠孝節義事娓娓不倦  
曰他非吾所知也徵君將遷居蘇門道出祁州刁  
君蒙吉留講學於家者三月既去而君與母楊孺  
人獨留貧無以炊賒柿餅以供母徒步奉至蘇門  
徵君撫之喜作詩勞之母病君不解襟帶不交睫

者三旬餘及卒為孺子泣三年不見齒徵君年漸  
高偕兄弟朝夕上食祝哽祝噎夜則更卧牀前候  
其欠伸未嘗少離有所著作則侍筆劄時四方遊  
徵君之門者屢交於戶有數百里或數千里至者  
君為之設榻供食各得其宜徵君晚年重聽諸弟  
子問難必藉君轉達雖反覆開示不厭更端間有  
未暢其旨者君輒援據經傳發言外之意聞者往  
往灑然解悟故遠近來學之士與君日親君僑之  
名遂滿天下徵君著書不下數百卷編摩訂正君  
之力為多嘗數易稿皆手書字體古健無一筆苟



簡蓋其孝謹好學類如此已酉詔舉山林隱逸郡  
守程公啟朱曰河北諸郡邑吾所知者惟孫子耳  
以其名上之方伯撫軍君自陳一介腐儒學不通  
時父年八十安能遠親就徵諸公深歎重之遂不  
相屈亡何徵君卒哀毀骨立喪葬以禮觀者莫不  
感動君至性過人漸濡家學德氣日益純粹與人  
交和易可親見人有善贊揚不置口人有過不顯  
言默然端坐間引一二古語相感發聽者為之聳  
然多見省改問以時事似不別黑白至談古今成  
敗得失瞭若指掌也丙辰弟韻雅坐事被逮繫司

寇獄君具橐餽以從庚申夏將遠徙兼染時疫君  
往來省視僕僕於烈日黃埃中守衛悍卒咆哮怒  
罵君怡然受之宛轉為弟致藥餌飲食更周卹其  
同繫者幸朝夕相顧視君故貧又竭產供給弟者  
已四年故交欲有所贈遺逡巡不肖受旁觀者察  
其形容憔悴勸之自愛勿徒累死君曰吾弟行免  
矣吾何病時方館於崔學士玉階家每獨宿假寐  
口中囁嚅細聽之皆其弟事也頃之竟病不起彌  
留猶張目曰吾弟免矣遂卒當其弟之被逮也君  
追送之奔馳炎暑策蹇驢隨一蒼頭遇暴風雨失

道幾溺死後歸家聞有赦隆冬赴京徹夜行冰糊其口呼不成聲僵仆於路幾死又嘗讓蹇驢於同難之械繫者徒步以從解役疾驅百餘里兩足皆腫不得休幾困頓飢渴死當是時君惟痛念先人之積德不宜獲此報也先人之家聲不宜自此墮也弟之懵然驟遇此難冀微倖獲為天所矜也而不知已之憂勞可以死也死後不數日而弟事漸寬竟免遠徙於是聞者無論識與不識皆泣下霑襟曰孫君之死也蓋死弟難也其友也本於孝也精誠足以感通神明也年五十有五所著詩文曰

約齋集若干卷子漢有文名

史氏湯斌曰昔孔氏褒融兄弟爭死載之史冊兩稱其義若君僑之於其弟也風雨慘淡肝腸寸折至於不自知有其身憂愁况瘁竟以客死嗚呼難矣其詩曰苦海無舟焉問岸福堂有弟遂成家讀之誰不酸鼻流涕者而况平生交遊如余也夫君僑德性學術天假之年必能昌大徵君之傳而竟以此終抑又悲夫

封庶吉士李公傳

李公諱兆慶字賴甫閩之安溪人初號漁叔追思

父念次公之德也更自號惟念故世稱惟念先生  
云公兄弟四人並力學著聲而公尤魁梧多奇節  
為文不假繩尺奧淹閱博屢試輒高等明季閩海  
弗靖甲族富室畏縮伏草間往往不能自保公獨  
聚宗黨擇山中高阜鳩工築室百堵守禦具備巨  
寇突至連日夜攻之卒不得志而去公復設立教  
條鄉里兢兢奉約束遠近賴以保全者甚衆鄉人  
有淪於賊者傾貲贖之初不問其識與不識也歲  
乙未家陷於賊仲兄雅稱武健持矛薄賊壘門竟  
全其家屬而歸人服其才且勇謂亦公素德足以

感之云亂定歸舊居楗戶却掃藏書數簾幸無恙  
詮次點定課子弟誦讀聲琅然達丙夜今學士其  
長公也辛丑貢於鄉甲辰自京師還里脩宗祠定  
春秋祭期遠祖墳墓久湮沒荆榛間殆不可考公  
按譜牒徵隣翁按而得之者凡四焉更脩輯家乘  
訪求先世問答遺文凡所以為祖考計久遠者靡  
不殫力從事蓋其誠孝如此庚戌學士成進士讀  
中秘書遇 覃恩封公如其官癸丑請假歸未幾  
滇黔告變八閩相繼逆命阻絕聲教者三年學士  
抗節不屈王師南下間關遣使具蠟丸密陳道里

險易進取機宜狀卒成恢復之功者學士稟公之教多也

上以學士忠貞懋著特晉秩命入都陛見公促使叱馭而學士念公年老遲迴久之不得已後行至福州而公卒公生平厭絕紛華嚮慕往哲時有心得與理學語錄默相契合故能踐履篤實大節不苟如此年六十有七子四人學士名光地次鼎徵光埵光坡

贊曰余與學士同官京師以德業相砥礪其學浩博淵通而持守堅定一遵程朱不為世儒游移之

說與余有乳水之合後乃得聞封公之懿行蓋家學淵源有自矣當學士之奉命赴都也宜星言夙駕而公察其意次且不果知其以已老病故外示矍鑠而私語其室曰度子行瀕至我乃可死耳蓋生平重大義家庭相勗一然諾不敢宿况君父之際乎使學士顧戀親恩愆期不進雖奉含殮非公意也公卒後又值海寇突犯依阻憑險盡有漳泉之地撤晉江橋梁自以為天塹不可飛度學士奮然墨縑誓旅鑿山開道仰請王師椎牛醜酒士馬飽騰造舟為梁一日夜搗其巢穴賊以為自天

而降潰敗不可復支盡復兩郡還之朝廷以文學侍從之臣功在封疆人乃知儒者之功用果非虛談無實效也至尊嘉歎壯猷行將做王文成故事河山帶礪以報殊庸此固所以成封公之志余亦拭目聿觀厥成焉故因傳封公而併及之

陝西延安府靖邊同知陳公墓表

保定陳公諱寔字郁文少穎敏好學善屬文年十九補郡諸生累試輒居甲等崇禎乙亥畧做鄉試例特行拔貢受知介休閻先生益好學不輒皇清定鼎選知睢州睢自流寇殘破繼以河患城

郭丘墟田土蒿萊公至寄寓民舍布袍蔬食招流移勸墾荒詢問疾苦煦煦如家人狀延請文士立社課藝暇時輒與飲酒譚詩娓娓忘倦嘗省耕匹馬行鄉一吏持印囊老卒前導而已撫按交章推薦奉

旨旌廉膺白錕之錫陞陝西延安府靖邊同知去之日睢民攀轅遮留至數日不能行為立碑父老見之至流涕延綏邊地民强悍難治公持已儉約如睢時而不畏疆禦署道篆省冤獄中邊禁兵民安堵丁母孫太宜人艱扶櫬歸里行李蕭然惟圖

書一篋老僕二人跨驢隨行逆旅咸為嗟歎服闋  
慨然曰昔年捧檄而喜為親在也今胡為乎遂不  
起僻巷數椽以授徒為業薄田僅足饘粥戴笠坐  
柳陰與村叟譚說桑麻不知其為官人也二三知  
友至與論經義酒後賦詩天真爛熳及小詞落  
落有宋人風致不自收拾門人手錄得數百篇配  
某氏子三人繩武繼武紹武能世其學以康熙十  
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卒年七十有三當公之治睢  
也余應童子試公獎拔冠多士語人曰此生當聯  
第然疎直非善宦者既而曰急流勇退人也余別

公後二年提南宮授館職年三十以病請休林居  
二十載與公言若相符今起自田間濫充明史之  
役然近年懶漫益甚行將乞身不知能終不負公  
之言否一日文字之知公何以相識之深耶公既  
葬其子繩武衰經至京請表公墓余既感公之知  
又繫官於朝不及拊棺一慟為恨乃不敢辭敘次  
公之行事不敢用浮詞以負公蓋公治行無愧朱  
仲卿而睢其桐鄉也家居彷彿柴桑徵君焉後之  
人過公之墓當憑弔高風低徊不能去也

文學幼兆吳君暨魏孺人合葬墓誌銘

余初就外傳則聞郡中有了疑吳先生者中州名  
儒也即欲負笈往從而先生棄世稍長與先生冢  
君冉渠同研席壬辰同舉南宮賦詩論道相得甚  
歡平居道其家世數數稱大父幼兆公之賢與大  
母魏孺人之節輒嗚咽霑襟不能自已幼兆公篤  
學好古僅以博士弟子終年止二十有六葬大麓  
岡祖塋之次魏孺人守節三十六年壽六十歲卒  
會遭變亂權厝故宅不克合祔至康熙七年戊申  
春冉渠自京口走使持狀請曰先大父去世已七  
卜載大母去世亦三十四載矣中間滄桑變故誠

不自意有今日今卜三月乙丑奉大母柩合窆於  
大父之阡淇又羈勒王事不敢以私情請使子弟  
代襄大事惟是壙中之石不可以無銘銘之莫如  
子宜余生也晚未及親炙公之懿行然讀冉渠所  
自為狀與平日所稱述者甚悉又孺人節行考之  
令甲當膺旌閭之典適際鼎革未有以姓氏聞之  
於上者則紀述以詔來世固余之任也其何敢辭  
公諱與點幼兆其字先世籍晉之洪洞明永樂間  
始祖諱誠徙睢陽遂家焉五傳至諱孜是為公之  
高祖曾祖諱崑祖諱將仕考諱待價娶袁孺人是

生公公生而穎異七歲讀尚書及長善屬文不假  
繩尺而汪洋演迤有大家之氣督學使者按開封  
拔置祥符縣庠祥符為中州首邑試者常千人公  
屢試輒居高等一時名聲籍甚矣公宅在濯錦池  
上而文昌閣前有別墅東望駝峯南眺襄臺地頗  
幽勝公鍵戶其中圖書充几危坐靜對時時至丙  
夜猶燈火熒熒弗息也經書之外左傳國語老莊  
太史之書皆手錄評次探究源委採擷菁華論者  
以為與鹿門月峯相上下云又精書法鍾王虞褚  
歐顏蘇米諸家墨蹟無遠近必購求臨摩毫髮畢

肖乃已是時公方弱冠蓋將進於古人之域而未  
已也不幸而病病數年而讀書益自刻苦人皆畏  
其志而憂其力之不繼而病竟以是不起魏孺人  
雍丘名族十五歸於公公之歿也孺人年方二十  
四贈公方五歲耳公祖父母皆在孺人上奉尊嫜  
下撫弱子蠶筐紡車以供晨夕舅姑相繼即世經  
營喪葬戚不廢易伏臘祠蒸手撫贈公泣然淚下  
贈公入庠文聲日著人且以公之鬱而未施者當  
發於其子即孺人之志亦庶幾可以少慰矣無何  
贈公又奄然長逝嗚呼可悲也已弱孫熒熒無依



家業盡落又值寇氛倉皇避難憂悸感疾而卒嗟  
夫世之學者剽竊補綴浮華無根六經諸史茫然  
不知其原委而身都通顯富貴赫奕者何可勝數  
也如公篤志古業使學成獲用於世必有大異於  
今之人者而鬱鬱不得志年未壯而身歿孺人苦  
節終身死喪患難無不備嘗而哲嗣不得奉柩捲  
以老有歐陽太夫人之節不饗文忠之報所謂天  
道不可問矣乃今井渠登甲科佐名郡文章清節  
為海內推重四方人士言學者必曰中州吳氏諸  
孫森森玉立譽問霞起然後知蓄之厚者發必達

造物固有深意也嗚呼仁者必有後於今益信哉  
公生萬曆三年某月日卒萬曆二十八年某月日  
孺人生萬曆五年某月日卒崇禎八年某月日男  
即了疑先生諱斯信庠生贈推官娶泰初許公女  
封孺人孫男四淇進士鎮江府同知際隆增廣生  
代訓庠生曾孫七

銘曰積之豐用之嗇德厚流光孫謀燕翼英英象  
賢丕著鴻業虎變龍騰顯榮奕葉峩峩大麓永奠  
寔宅松楸蒼然山青雲白其馴者兔其翔者鶴美  
哉佳城蜿蜒磅礴緜緜千秋哲彥繼作我今銘之

神其永托

拔貢彥公趙君墓誌銘

趙君諱震元字伯彥一字彥公睢州人嘉靖癸卯舉人東阿縣知縣諱誥之曾孫隆慶辛未進士大理寺左寺副諱舉廉之孫贈中憲大夫廣東韶州府知府諱夢日之子母湯孺人生彥公甫七歲而孺人卒彥公少具才藻踔厲風發伯叔兄弟負文名者甚衆而彥公尤表表云為諸生不能俛首帖括就舉子尺幅好讀左國考工楚騷史漢之書陳明卿四部奇賞出獨深嗜之伏卷誦讀不輟為文

初學孫樵劉蛻改而為燕許後稍稍規摹韓柳得其大意不求畢肖晚年間做元結頗峭拔有奇致歐曾文雅非所好余每稱歐陽文忠公文彥公因取閱之嘗不盡卷而罷同時獨心師石齋黃先生無論制義策論碑銘記述多方購求繕寫丹鉛未嘗有遺為詩自出杼軸不拘一格近代所謂北地濟南公安竟陵皆所不問也寇變後遊棗強歸其詩悲壯蕭涼晚年朴老疎宕近陸務觀明崇禎乙亥間拔貢依鄉試例而減其一場彥公文為成實慈公所賞廷試入都與金忠潔公共研席最為相

知兩公後皆以建言為海內所重每亟稱彥公故  
彥公聲譽滿藝林矣壬午棘闈移蘇門彥公偕其  
姪陞對往各為百泉賦辭采雄麗登孫登臺醉桃  
竹園歌罷長嘯聲振林木時人莫測也後屢試輒  
報罷每遇秋闈策蹇赴汴貫酒良岳繁臺憑弔信  
陵君侯羸澆酒杜甫高適廢祠而還不作遇合想  
庭中怪石數片老樹桃花參差映帶茗椀藥臼意  
况蕭瑟所謂松青堂也更闌燈炮伸紙滌硯作蠅  
頭細楷臨文浮一大白落筆若風雨腕不暇停頃  
刻數千言拍案高叫曰擲地可作金石聲但恐腕

折何雜及易卜多奇中時時寄興六博以抒牢騷  
非真好也見人無少長煦煦親愛不為崖岸遇親  
識尊行恭敬盡禮其弟一為江寧別駕一為農部  
郎出守韶州雖情懷繾綣終不一過其署高風雅  
度殆古隱君子之流歟余自移病歸里同人零落  
惟彥公往來過從譚詩論文相得甚歡今出門漠  
然無所向此余於彥公之歿不禁流涕霑襟也君  
生於萬曆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卒於康熙九  
年八月三十日得年七十有三配李氏繼徐氏先  
卒於康熙壬子十一月二十六日卜葬於睢城北

澗岡之新阡子爾轍爾軾俱先卒孫居易居廣曾  
孫大升二升

銘曰譬如木焉或為匠石所睨而為棟梁或輪困  
離奇而老泉石之芻不可謂棟梁之巍如而歎泉  
石蕭涼也嗚呼如君之才而止於斯睢水之原松  
檜蒼蒼後有好古者過之當駐馬而徬徨

江南鎮江府海防同知冉渠吳公墓誌銘

公姓吳氏諱淇字伯其別號冉渠先世山西洪洞  
人明初遷睢州居大麓崗高祖將仕曾祖待價祖  
與點以文學名余嘗誌其墓所謂幼兆先生者也

父斯信博學工詞賦以公仕贈文林郎廣西潯州  
府推官母許氏封太孺人公賦資穎異好為深湛  
雄偉之思十五習詩賦清辭麗句往往驚其長老  
為制舉義不拘尺幅落落有奇氣贈公卒家業中  
落事太孺人備盡色養撫三弱弟讀書有成孝友  
為人所難補寧陵庠諸生屢試高等嗜讀書日記  
萬言喜怒窘窮患難流離未嘗釋卷至盜賊縱橫  
匿荒蓬斷垣中生死倏忽猶暗誦不休秦漢金石  
遺編海外重譯之書讀之欣然自得若平常淺易  
之辭不屑意也亂後家鮮藏書聞芻郡舊家有異

書數百里徒步往來之累日夜抄寫盡誦乃已持  
論俱有根據未嘗特創一說讀書既多時出其新  
奇者資譚柄時人見其空曠奇肆詫為語怪或操  
論闢之公不與較也順治乙酉登鄉薦壬辰中會  
試不就廷對里居六載益肆力於學天文曆法律  
呂音韻易占勾股算術及西洋奇器之學無不精  
詣戊戌入都問曆法於欽天監考樂器於太常寺  
窮思幾廢寢食一切應酬俱廢成進士甲次例得  
京職會改新制授推官得廣西潯州時粵地初定  
多封疆大案公聽之為求生路不得則坐卧不安

嘗舉歐陽崇公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  
憾之言自警一日斷事畢一囚出而泣曰公仁人  
也而不能活我誰復活我者巡撫行部務嚴刻博  
風力公力爭之曰宦粵者皆中土人攜妻子蹈萬  
里煙瘴地謀升斗祿一掛吏議遂終流落竊願明  
公愛惜士人若有大奸惡某亦安敢隱哉巡撫感  
公真誠歎為長者察潯屬果無可糾者以此益信  
公民朴事簡無學士大夫遊處惟讀書以自適往  
來省會山行水宿蠻煙瘴雨誦讀之聲達丙夜家  
園萬里宦况冷絕幽憤無聊一寓之於詩自粵西

陞同知鎮江軍府初立事務殷繁公職海防應一切為之綜理時方視為利藪公悉推讓同官故廳事寂然雅重學校賓禮寒素市書萬卷與文士校讎討論夜則挑燈對讀遇得意高叫長歌胥吏皆驚起至於簿書寓目而已署丹陽衝邑驛費浩繁歲額不敷公不欲累民然亦坐是供應多疎鐫二級歸公念太孺人春秋高諸子姪皆善屬文構書屋數楹寢處其中口講手批至夜分以為常與二三舊友結社賦詩出則乘柴車或徒步仕進之念泊如也工填詞晚年聲律益細伶工奏伎點拍失

度即笑語喧闐中輒指其誤更深於道家言自謂龍虎經參同契諸書塵埋千年無人識其要領一旦為之洗滌筋髓丹學秘訣悉傳人間海內好道之士當有知其所以然者古詩以昭明文選為宗近體初專師少陵後遍究四唐含咀茹華歸詣自然論詩上下今古升降正變可出鍾嶸上其辨議精詳筆鋒清雄識者以為彷彿鄭夾漈云偶爾撰述信筆抒寫連篇累幅至其精神凝注稿必數易常有一字未妥一韻未安收視反聽審諦推敲必得當而後止人知公之博綜而不知其謹慎如是

獨不喜為酬應之文如序記碑銘之類為人所強  
偶一為之非其好也一日過余深談余謂以君異  
敏若專功學易必能發前聖之蘊公遂盡發所藏  
諸家易說約與余定期會講無何而公逝矣嗚呼  
惜哉公生平篤於友誼急人之難初登第時有友  
被誣幾罹重典公為之遍謁當事傾身營救事卒  
得白近世杯酒談笑不啻骨肉一旦失路反眼若  
不相識更為之下石者比比也若公者真古人哉  
余求友於天下往往號宿學負盛名者叩其所得  
輒不及公萬一而公官不過郡佐未嘗一登著作

之庭雖其言可以藏名山信後世矣而其志尚若  
有進而未已者此余之所以咨嗟悼惜長慟而不  
能自止也今其子請誌壙石不一語粉飾亦所以  
報吾友而存其篤信之志云所著雨蕉齋詩集選  
詩定論唐詩定論律呂正論參同契正論陰符經  
正論龍虎上經指月入藥鏡圖說睢乘資睢陽人  
物誌雨蕉齋雜錄道言雜錄共若干卷公生於明  
萬曆四十三年五月三十日卒於康熙十四年二  
月二十五日得年六十一配沈氏封孺人子二學  
顥廩生宗頤國子監監生沈宜人出孫元復宗頤

出以康熙十四年月日葬大麓崗先塋之次  
銘曰羽陵宛委揆秘笈續遺補亡人莫識結繩掌  
故羲皇畫地負海涵驚奇特鏗鉤震曜貫冥曠揚  
風屹雅追三百胡不賡颺丹陛側百年禮樂會生  
色功名遺愛在南極濰江之水何湜湜北固山頭  
一片石至今父老淚霑臆鄴架縹緗存手澤有子  
文章壓元白奕葉繩繩傳休德舊史銘辭在幽宅  
徵君孫鍾元先生墓誌銘

康熙十有四年乙卯四月二十一日前萬曆庚子  
舉人徵君孫先生卒於輝縣夏峯之居第一時監

司郡縣之大夫與方數百里鄉大夫士哭弔屬路  
不絕城內外市者罷業耕者廢耒里老嗟歎子弟  
輟誦絃聲督學使檄郡邑列祀百泉書院其冬十  
月十六日葬夏峯之東原距生萬曆甲申十二月  
十二日享年九十有二矣道學之傳自濂洛關閩  
諸大儒後莫盛於明之河東姚江先生幼當梁溪  
吉水講學都門之日與鹿忠節公一室默對以聖  
賢相期許忠節既沒獨肩斯道者四十載年愈高  
德愈邵真積力久篤實光輝四方學者不謀而合  
曰夏峯今之河東姚江也兩朝徵聘十一次纁帛



貢於巖谷守令敦趨就道者數矣先生高卧不起  
故天下稱爲徵君云先生諱奇逢字啟泰號鍾元  
保定之容城人高祖端曾祖廷寶皆有隱德祖臣  
嘉靖辛酉鄉薦任河東鹽運司運判以清慎稱父  
丕振庠員授儒官孝友著聞母陳孺人兄弟四人  
兩兄奇儒奇遇俱庠員弟奇彥以貢士任武城知  
縣先生少時慷慨有大志十四歲謁楊尚寶補庭  
補庭問設在圍城中內無糧藟外無救援當如之  
何先生應聲對曰效死勿去補庭曰此足卜子生  
平矣補庭者忠愍公子也十七舉於鄉私居不蓄

一錢兩居父母憂治喪一準古禮偕兄弟結廬墓  
側飲食必祭風雨霜雪哀音動人嘗語人曰少年  
妄意功名自雙親見背哀慟窮苦中證取本來面  
目覺向來氣質之偏蓋學問實得力於此云居京  
師見曹貞予公舉仁體以告恍然此心與天地萬  
物相通時桐城左忠毅嘉善魏忠節長洲周忠介  
以氣節相高見先生皆傾蓋定交高陽孫文正公  
督師關門鹿忠節爲監軍約先生同遊塞上徧覽  
山海形勝指畫如掌孫公留共襄軍事急辭歸語  
茅元儀曰將相不合未有能立功於外者公信不

愧吉甫如時不可何天啟末年逆閹竊柄左魏周  
三君子相繼逮繫過白溝緹騎森布先生與門人  
張果中拮据調護供其橐餽且告之曰雷霆雨露  
總是君恩諸公主張宜蚤定其子弟僕從厥衛嚴  
緝莫敢舍者先生與鹿太公爲之寄頓左嘗督學  
三輔又屯田有惠政時誣坐熊經畧賊拷掠備至  
先生與鹿太公謀設匭建表於門曰願輸金救左  
督學者聽於是鄉人投匭者雲集左既拷死則又  
按籍俵散去京師不二百里舉旛擊鼓不畏閹知  
閹亦竟不知也當事急時遣弟奇彥同鹿公子馳

關門上書高陽公求援公即上疏以邊事請陞見  
面奏機宜都門喧傳公與晉陽之甲閹夜遶御牀  
而泣公抵通州亟降旨勒令公回而諸君子不可  
救矣蓋正人爲國家元氣非但急友難也事之不  
成則天也而世徒以節俠視之過矣客氏弟光先  
以時焰牢籠士大夫介所知送名馬以家貧不能  
具摧秣辭致摧秣之需以病軀不能乘辭待小人  
不惡而嚴類如此崇禎戊辰督學御史李公蕃舉  
孝行奉旨建坊旌表給二丁侍養丙子容城被圍  
土垣將圯窮七晝夜爲攻具先生指示方畧士民

湯子遺書卷七  
五  
協力捍禦城賴以全事定巡撫都御史恤刑部郎  
交章聞於朝特詔褒嘉兵部尚書范公景文聘贊  
畫軍務固辭不就時寇氛漸逼都城移家入五峯  
山結茅山中親識從者數百家脩武備嚴教條所  
以整齊約束之法甚具更日與其徒講學習禮賦  
詩倡和絃歌之聲相聞當兵戈搶攘時雍容禮樂  
盜賊睥睨不敢犯嗚呼先生之不用於時豈先生  
無意於世蓋亦知天意之不可回也 國朝順治  
初祭酒特舉長成均以許文正相擬中外大臣推  
轂日至先生絕意仕進移家共城闢兼山堂讀易

其中率子孫耕稼自給簞瓢屢空怡然自適遠邇  
負笈求學者甚衆有大僚歸老於家北面稱弟子  
者有千里遣其子從遊者公卿持使節過衛源不  
入公署屏騶從以一見先生為快先生涵養益邃  
自強不息每晨起謁先祠畢退居一室澄心端坐  
即疾病未嘗有惰容接人無貴賤少長各得其道  
與後學答問隨人淺深疊疊窮晝夜不倦子孫甥  
姪數十人揖讓進退皆有成法閨門內外肅肅穆  
穆寂若無聲而諸事具有條理姻族故舊恩意篤  
厚為之經理婚嫁喪葬惟力是視聞節孝事必為

之表揚先賢祠祀廢墜者必倡衆爲之脩理見人  
家庭乖違與父言慈與子言孝緩譬曲喻必歸於  
道而後已故賢者悅其誠不賢者服其化即兒童  
牧豎亦知歡喜尊敬至於事變之來衆人震撼不  
知所底者處之裕如未嘗幾微動於中也其學以  
慎獨爲宗以體認天理爲要以日用倫常爲實際  
嘗言七十歲工夫較六十而密八十歲工夫較七  
十而密九十歲工夫較八十而密此念無時敢懈  
此心庶幾少明又曰生平所見有時而遷而獨知  
之地不敢自欺識得天理二字是千聖真脈非言

語文字可以承當故言心即在事上見言已即在  
人上見言高遠在卑邇上見言上達在下學上見  
戰兢惕勵不敢將就冒認惟是慎獨而已所著有  
理學宗傳四書近指讀易大旨書經近指聖學錄  
兩大案錄甲申大難錄歲寒居文集答問日譜畿  
輔人物考中州人物考孝友堂家乘四禮酌乙丙  
紀事孫文正公年譜共若干卷嘗歎世之學者不  
務心得株守藩籬物我未化先生真見道之大原  
無建安無青田惟以庸德庸言直證天命原初之  
體可謂千聖同堂造化與遊者矣程子曰世無真

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自先  
生講道山中公卿大臣四方學士聞風而起皆知  
聖賢之可為異端邪說不足以亂孔聖之真其有  
功於斯世斯人大矣若其自得之深精微之蘊非  
學問有得於心者烏能測其所以然乎斌何敢謂  
知足以知之然奉教有年竊觀其語默動靜元氣  
渾淪全體大用光明洞徹其斯為凝道之君子何  
疑歟哲人云萎斯世何宗故不禁涕泗無從也元  
配槐孺人繼配楊孺人皆有閭德丙辰先生下第  
槐孺人慰之曰下第何妨即終身不第我未見布

衣可輕富貴可喜此豈婦人女子所及當先生釀  
金救左魏時楊孺人出嫁時衣奩佐之撫前子同  
已出事槐孺人母如已母奉養終身皆人所難者  
子六立雅恩貢奏雅生員望雅增廣生槐孺人出  
博雅韻雅尚雅增廣生楊孺人出女二孫十二瀾  
增廣生潛生員溥生員溶生員淦舉人淳生員漢  
浩沐浴湛源孫女八曾孫十三用柔用霖用梓用  
枏用桓用模用楷用樞用楨用榦用樟用柱用棟  
曾孫女五四世孫一熠娶聘皆名族槐孺人原葬  
容城先塋今以衣冠祔楊孺人原葬夏峯東阡今

移祔

銘曰至道浩浩待人而行貞元會合大儒挺生定  
交江村志紹濂洛奧旨微言開關啟鑰窮理盡性  
本於孝弟表裏洞然天空月霽雲卧蘇門韜光斂  
耀安樂窩叟千載同調我我夏峯萬仞其高攀援  
莫逮仰止為勞松楸鬱鬱幽宮在茲我銘不磨永  
式來思

前兵部尚書湛虛張公墓誌銘

皇清順治十有三年四月初三日  
前明兵部尚書  
磁州張公卒於家是年八月葬於槐樹村之阡少

保劉公誌其墓矣至康熙十八年其子貢士冲等  
改葬於南城村先塋之次遵治命也公之孫翰林  
編脩榕端持其父故庶常君潛所作狀及冲敘改  
葬事始末來請銘余與庶常君同舉進士嘗以年  
家子謁公里第接其狀貌偉然巨公長者也庶常  
君刻公遺集四十卷成遣使渡河授余校正且屬  
為序余末學夤陋逡巡不敢操筆者十年矣反復  
熟讀自謂知公生平大畧乃不敢辭公諱鏡心字  
孝仲號湛虛晚號晦臣先世襄垣人後遷磁考諱  
仁聲封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妣許氏封淑人公

湯子遺書卷七  
天啟二年進士知蕭縣調定遠再調泰興以治行  
高等擢禮科給事中掌大計進太常寺少卿遷大  
理調南光祿寺卿擢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召入為兵部左侍郎以薊  
遼總督張福臻未至命公代之加兵部尚書俄福  
臻至公議別用旋丁母憂弘光立詹事漳浦黃公  
薦公老臣宜大用時馬士英阮大鍼用事黃公不  
能安其位公因避去 國朝定鼎大臣推薦章數  
上以丁父憂固謝守制遂終不起公負經世大畧  
其令泰興也歲饑代民完漕糧四千石全活數千

家為給事當莊烈愍皇帝時內外交訌軍國積弊  
臣下錮習不可究詰而天子求治過急政尚操切  
僉人窺伺意旨附會以作威福而正人旅進旅退  
不能盡其謀國之忠公首陳七要繼陳十二事大  
約請上靜正自治推誠馭下尤當愛惜人才勿以  
一青輒棄更欲臣下破除偏黨公忠廉直佐成蕩  
平之治慎刑罰抑躁競嚴保舉以課成效行蠲恤  
以收人心練兵核餉委任樞輔侃侃萬言皆切中  
時宜當國者撫卷歎息至擬之魏徵十漸也畿甸  
失事上震怒不測公語政府曰主上嚴則宜佐之

以寬臣下玩則宜防之以禮邊境不戒過在將領  
文法交詆大獄繁興至使八座一空衣冠囚首猶  
得謂國有人乎政府雖不能用時論避之會大風  
雨雹上書言春秋僖公二十九年雨雹傳言為公  
子遂昭公四年雨雹傳言為季氏今日必有大臣  
擅權以干天怒者嚴旨詰責而公遂劾總制劉策  
巡撫王從義大帥侯世祿逗遛縱兵狀更論吏部  
尚書王永光推薦高捷史堃為背公夤緣指斥尤  
切未嘗以利害禍福自絀也掌大計時閣臣溫體  
仁有所屬意公陽為不喻曰我不能為執政報私

怨以此忤閣臣意賴公素持正為上所信不能間  
也禮部議舉謚典訪冊至七百人公上言謚法寧  
嚴勿濫因列陶安方孝孺鐵鉉李已等數人上嘉  
納又請出御史吳阿衡於獄舉范景文知兵未幾  
范公以閣臣殉國而吳公亦以薊遼死事世益稱  
公為知人其總督兩廣也濱海數郡為島裔窺伺  
蠻戶豪姓與之交通公既嚴奸宄之禁設柘林黑  
石虎門之防發材官受賂之罪誅連州妖賊及思  
明部民之戕土官者規畫畧定無何楚寇圍韶兩  
粵騷然公遣將却之寇據郴桂之間高獠紫獠二



源其窟穴也自嘉靖以來梗化且百年公以為非  
大創不可奏請合沅贛兩撫會勦上以賊實在楚  
客兵功當倍論公聞命誓師購徭獞遠偵探嚴壁  
壘蒐討軍實久之沅贛兵始集公命粵兵披堅深  
入斬馘千計下令乘勝直搗二源諸將難之公曰  
諸君不見漁獵者乎池魚奔獸一舉可盡也楚寇  
即粵寇何疆域之足云分兵一自連州入一自藍  
山入扼其咽喉主簿洞最稱險峻叱令捲甲疾趨  
一戰而得之憑高俯擊高獠遂破復依山縱火分  
翼夾攻紫源亦定是役也破峒源三十有六俘斬

三千釋其脅從流亡來歸雖號為三省犄角而先  
登奪隘粵功實最時武陵筦樞曲庇楚撫公僅賜  
級賚金幣而已科道交章言功高賞薄使客兵倍  
論之旨不信公曰我知平賊耳他何敢問安南黎  
莫構兵公上言帝王詳內畧外當慎守關隘兩存  
而弱之廣西巡撫林贄請存莫圖黎已有旨報可  
公謂制外之道宜彰大信黎入貢而絕之非所以  
懷遠人也因輯馭交紀二十二卷以進天子以為  
然勅公便宜從事卒如公言而定至於平盤古十  
八峒之寇與崖州英乳建署設防立學置師使黎

人子弟皆通孝經從來所未有也公為政博大而精詳在粵五年恩威並用智勇兼施凡所以為地方經久計者無不盡其力後之人守其成畫不敢變也而張弛緩急之宜卒莫及焉公平生篤於友誼漳浦黃公建言予杖下詔獄知交不敢通問公獨以三百金遺其子供獄中晨夕黃公寄詩謝有云患難勞相恤妻孥感至誠誰期今世界更作古人情甲申以後殉國諸臣多生平故交感舊懷忠作前後九哀詩弔之辭旨激烈論者謂與謝翱楚歌相上下也晚年閉戶註易究極性命之旨與孫

鍾元先生往復商確逍遙泉石自稱雲隱居士元老名臣遭遇鼎革完節令終矚然不滓可謂難也已公生萬曆十八年正月十九日距卒享年六十有七元配秦氏累贈淑人機杼佐讀恭儉有禮公未第時卒年三十有一繼配李氏累封淑人隨任兩廣不市一珠公之清德相成為多先公一年卒年五十有五子六沅官生溯歲貢生秦淑人出潛壬辰進士內翰林弘文院庶吉士贈文林郎翰林院編脩衍廩生冲副榜貢生李淑人出澗貢監生側室汪氏出女一適貢監生李韜李淑人出孫男

十三槐韓廩生沅子楓益榆漢溯子榕端丙辰進  
士翰林院編脩榔璟橋恒俱庠生潛子楠蘧衍子  
樽崑樾康冲子柚雲澗子餘尚幼曾孫丙謙庠生  
四世孫一賜講

銘曰行山鬱峙漳水迴瀾篤生偉人國之屏翰侃  
侃遺直梧掖垂紳風標嶽立威鳳祥麟臨軒授鉞  
百粵蠻方甲兵胸貯嶺霧開張薄伐楚寇鉦鼓鑿  
鑿緩帶輕裘克奏膚功日南波靜蚤戶春耕何不  
中原滅彼欃槍蹇蹇勞臣鬢髮如雪入佐中樞朱  
弓玉節晚年高卧夢寐羲皇象賢接武奎壁烺烺

歸哉高原松楸蒼蒼銘石不泐奕葉其昌

砥園施先生墓誌銘

余同年爰施君閏章字尚白文章行誼高天下然  
少孤叔父砥園先生養且教之尚白歷官中外所  
至著聲績嘗語人曰此叔父之訓也以此海內士  
大夫無不知砥園先生之賢余昔家居時尚白自  
京師南歸枉道視余余欲少留為一日歡不可得  
曰夜夢叔父為之心動歸家十年不復出戊午應  
召入都與余數相過從語次輒忽忽不樂曰余叔  
父年七十餘矣疾病侵尋常慮一旦不得奉終事

也輒泣然淚下無何訃至尚白方奉脩史之命不得歸號泣不能自止既乃畧次行事隨書隨泣以至於病扶掖至余寓再拜請余銘其幽宮之石尚白交遊中操文章之柄者指不勝屈而獨以見屬余何敢辭乃為序而銘之按狀公諱譽字次仲砥園其號也世籍宣城曾祖諱志和祖諱尹政並有隱德考諱弘猷以理學著世所稱中明先生者也中明先生二子長贈朝議大夫諱某次即先生贈公學行純備兄弟友愛最篤贈公歿先生喪祭盡禮事母吳太孺人以孝聞性亢爽多智畧為

文敏瞻下筆滔滔數千言用七藝受知督學御史補郡諸生每試輒甲等而數困於秋闈崇禎庚午已中毅矣坐一語見擯時論惜之好為詩不尚雕飾而嶮崎歷落風格在孟東野張文昌之間都御史念臺劉公為序之且曰次仲言有本而行有式非以詩炫者也而詩固已不朽矣其見稱於先達如此中明先生當明神宗時與焦文端鄒忠介諸公講學東南其時龍溪盱江之學方盛學者率以超悟為宗乃獨憂其流弊立說主躬行不為過高虛無之論至其真誠惻怛視萬物為一體則與盱

江有相默契者郡有同仁館雲山書院皆其講學處也先生於兵亂後脩復舊規偕諸生習禮其中時時稱引先訓曰先君子以躬為教吾不能及萬一然願與同人勉之與人交洞見底裏聞人一善喜若已出至其所不可正色譙讓雖豪右貴人無所鯁避歲饑節粟以贍族人率舉家噉粥十旬無倦色助婚喪置榘瘞殮葬亡友之無後者與人通有無不責償固其天性近厚或亦本中明先生之教而力行之者與尚白初登第時有於祖墳後開穴欲壞其龍脈者鄉黨皆為不平先生曰渠自喪

心耳吾家世有陰德寧盡賴風水耶竟置不問海寇陷京口入寧國鄉里亡籍子欲因以為利聲言施提學叔厚積可令出餉禍幾不測蓋是時尚白督山東學政云會賊敗去其人惴惴懼報復先生曰此輩足相校耶終無一言此二事宣城人人能道之以為尤人所難也尚白幼羸疾先生嘗手抱之驢背以就醫行十餘里涕淚霑衣在官時慮其善病好苦吟嘗望其來歸為構待歸之閣作倚門之詩尚白每言及此淚泫泫不能止也所著詩二卷尚白刻之京師公生明萬曆壬寅五月二十六

日卒於

皇清康熙己未正月四日享年七十有八配馮氏  
子三閏嚴郡庠生馮氏出閏阮邑庠生側室陳氏  
出閏毓側室韓氏出以某年月日葬於雙溪之阡  
銘曰宛水如虹山如帶風土清淳濬發大世有哲  
人德未艾紹先起後惟君在惠及閭黨存遺愛講  
堂復起儒行賴猶子文章擅昭代白虎譚經家  
學邁有崇者丘雙流會松柏丸丸過者拜越惟奕  
葉長無害

翰林院侍讀愚山施公墓誌銘

康熙二十二年閏六月十三日翰林院侍讀施公  
卒於京師之寓舍公知名海內者垂四十年天下  
之士或推其文章或高其行誼或稱其治術而余  
少同舉進士晚年同事史館相知尤深公病余往  
視之握手熟視曰平生知我之深無如子立言能  
信於世亦無如子因歛歔不能語既卒葬且有日  
其子彥恪遵遺命來請銘其墓宮之石余何敢辭  
乃垂涕序而銘之公諱閏章字尚白號愚山江南  
宣城人大父弘猷明萬曆間遊鄒忠介焦石城兩  
先生之門為東南人士所宗父譽以公貴贈奉政

大夫山東按察司僉事叔父譽余嘗誌其墓所謂  
砥園先生者也兄弟孝友內外雍穆江南言家法  
者推施氏公少賦異資習聞家學從沈徵君壽民  
遊弱冠工制舉業兼治詩賦古文辭先達多稱之  
順治丙戌舉於鄉己丑登進士第授刑部主事  
天子大婚禮成 詔赦天下公奉使廣西因得徧  
遊粵西諸山水著粵江賦以見志既歸丁祖母艱  
服除補員外郎引經斷獄期於明允有疑獄反覆  
推求常至夜分曰如是則生者死者可兩無憾也  
諸卿大夫素以公嫻文辭或不習吏事至是籍籍

言公可大用矣當是時

世祖方興起文學選尚書郎資望深者 御試高等

乃得補授提學使者公名居第一擢提調山東學

政按察司僉事公既負文名久士子爭自磨礪冀

得一當公意而公教士以通經學古為先論文崇

雅黜浮風氣為之一變其應 御試也大學士安

丘劉公實薦之後屬其同年孤子竟以文不入格

被黜落劉公語山東巡撫曰學臣不受請託獨施

君耳公之能舉其職與劉公之能相與有成也時

人以為兩難秩滿遷江西布政司叅議分守湖西

道時軍餉嚴迫屬邑多逋賦追呼急輒相聚為盜  
公作勸民急公歌召父老垂涕而諭之父老見公  
長者相率輸租恐後吉水有巨室依險自保邑令  
乘間執之以叛聞公察其偽諭令輸租以遣之因  
遍歷崇山廣谷間作彈子嶺大阮歎竹源阮諸篇  
以告諸長吏讀者為流涕曰施使君今之元道州  
也暇日脩景賢白鷺洲兩書院集多士講學其中  
或屏車騎往來金牛石蓮諸洞宴遊賦詩耆舊逸  
民亦樂就之昔羅旰江嘗為寧國守以和易得民  
公大父嘗服膺其教公之為政亦畧相彷彿而時

事之難易有大不同者無何以裁併監司歸里而  
叔父砥園先生年七十老矣公依依左右有終焉  
之志又十年 詔舉博學鴻詞之士三相國薦其  
才

召試授翰林院侍講纂脩明史公素以文學飭吏  
治至是始得當著作之任益是發舒考核同異辨  
析疑譌是非可否無所回互而朝士大夫習其姓  
名求碑版詩歌者趾錯於戶四方名士負笈問業  
無虛日公一一應之不少倦平日口期期若不能  
言及談忠孝奇節輒抵掌奮發慷慨流涕不能自



已遇羈人才士失志無聊多方為之延譽死喪困  
厄賑卹不遺餘力天下士以是益歸其門入則盡  
力編摩出則應酬賓客又砥園先生已卒格於例  
不能請假居恒忽忽不樂而精力亦稍憊矣  
天子知其學行將用為日講官司記注矣惜其老  
也而止辛酉典試中州稱得人又二年進侍讀充  
太宗聖訓纂修官益恪恭不敢懈吾見其貌加衰  
不自休息私憂之無何病遂卒嗟乎以公之才使  
專精史事久於其職一代君臣事迹庶有倫敘乃  
事未竣而遽歿不但平生交遊之情為可慟而

國家失此良史才為可惜也悲夫公所著書學餘  
集八十卷年譜四卷詩話雜著二卷歿後友人檢  
討高君詠為編輯藏於家公生明萬曆四十六年  
十二月二十一日距卒得年六十有六於某年月  
日葬於宣城某地之原配梅氏繼李氏贈封並宜  
人副室蔣氏徐氏子二彥淳恩貢生彥恪郡庠生  
孫男女俱三婚娶皆名族

銘曰儉以處身惠以行仁志希先民夏乎絕倫養  
其和平發為菁英金石喞喞大放厥聲敬亭如蓋  
宛溪如帶九九松檜勿翦勿拜維茲幽堂哲人之

藏青烏告祥奕葉其昌

翰林院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王公墓誌

銘

太常王君子厚以省覲南歸道病卒於臨清之舟  
次訃至京師士大夫咸歎息泣下子厚在詞館後  
余者十五年余再起入都相與為忘年友嘗觀其  
氣槩嶽嶽不苟隨時趨心竊儀之官諫垣十四載  
前後章數十上皆關國家大計使一旦秉鈞軸  
盡摠其生平所蘊必大有建監而今竟已矣雖其  
所表見已自章章於世而不能盡其才使朝廷

收得人之效是可歎也冢嗣延禧卜葬且有日乃  
奉其王父封公書來京師以隧石誌銘為請余不  
敢辭据狀子厚諱曰溫一字綠野其先山西洪洞  
人也明初遷尉氏之古三亭岡遂占籍尉氏傳十  
餘世皆有隱德至芝童公萬曆庚子魁於鄉漢中  
推官遷同知青州府生子二長鳴玉次鳴球即封  
公也封公中順治庚子鄉試第一甲辰中會試有  
子六人子厚其長也子厚少負軼才年十一補博  
士弟子有神童之目癸卯舉於鄉丁未會試中式  
時年甫二十三初封公甲辰未與殿試至是父了

同對策大廷人以為榮封公考授中書需次里居而子厚選弘文院庶吉士慨然有志於經世之學已酉授兵科給事中遇事侃侃無所阿附時有言甄別督撫而不及提鎮疏言提鎮為封疆大帥權無異於督撫今有歷任七八年或十餘年者果人人稱職乎請一體甄別以肅軍紀是時拜官甫數日時論躋之 詔赦軍犯而地方官往往淹滯不遽釋上言朝廷布宥罪之恩而奉行率至五六年之久脫其中有客死異鄉者如曠典何又言詔款內逃人窩主干連人犯俱准赦免而直省地

方距京師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有赦前起解而赦後猶械繫道路者天時酷暑銀鐺烈日之下保無暈死道上者乎臣以為與其豁之於解到之後曷若宥之於未解之前請勅部飛檄各督撫立釋歸農使蒙赦者蚤慶更生幸甚皆奉 俞旨自是或密奏或公陳多見採納蓋其意感朝廷知遇思奮發以圖報稱孜孜以清吏治重人才分別激勸綜核名實雅不欲以悻直僨事而忠愛惓惓尤有人所難者間嘗有所搏擊不避大僚側目者衆而卒安然無幾微震撼之虞者仰賴

皇上至聖大仁優容諫官故讀其奏疏不獨可以見其志亦足彰

主聖臣直之治象也一日

上召集臺垣策問進勦機宜轉輸方畧子厚敷對稱旨奉有條奏詳明克稱言職之論蓋見知於上者深矣數年之間經筵侍班掌印戶垣筦登聞鼓者再晉鴻臚光祿寺少卿轉通政右叅議尋轉左以至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駸駸大用矣壬戌五月

上念河五關運道民生簡公廉大臣往勘會大司

寇魏公以年老辭則命偕少司寇宋公往瀕行陞見者三單騎馳往西至蕭瑒北至唐宋山東至海口南至淮揚周迴長隄三千餘里尺計寸較繪圖入告蓋其勤慎如此甲子冬遇覃恩誥封父如其官母某氏為恭人

上將東巡遣大臣祭告嶽瀆而子厚分詣東鎮東海將事惟虔事竣念封公家居日久便道歸省子厚性純孝晨昏定省無間封公促之入都居常忽忽不樂丙寅復請假歸初陸行至松林店而病乃買舟張家灣走天津轉劇至臨清遂不起矣生平

友愛最篤遇親戚故舊咸有恩禮課子諄諄誠以  
守清白勿驕溢以墮家聲其他懿行類如此甚衆  
不暇著著其大者生於順治二年乙酉閏六月十  
七日卒於康熙二十五年丙寅閏四月十七日享  
年四十有二配蘇氏封恭人邑庠生光訓女子五  
延禧拔貢生延祐候選州同延祉延祺廩膳生員  
延祚附學生員女一康熙二十六年某月日葬於  
某原  
銘曰嗚呼王君邦之傑楮柱言路羞蹴躡位躋奉  
常神人悅藏骨於斯山截嶮後億千年視斯碣

封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余君墓誌銘

浙有隱君子余君爾章以仲子翰林院庶吉士泰  
來遇 覃恩得封如其官今仲子拜監察御史而  
君以老疾卒於家訃至御史擗踊長號勺水不入  
口者三日京師士大夫聞之走相弔越七日御史  
徒跣至予邸舍長跪號曰不孝泰來孤矣方不孝  
需次里門依依膝下更寒暑先君子趣裝就道誠  
以服官圖報稱不孝奉命行先君子方健飯亡恙  
也抵京除目且下聞先君子病則擬請急歸省無  
何而凶問奄至矣痛哉今不孝奔喪將卜葬惟是

幽宮之石敢微惠於大君子而賜之銘不孝死且  
不朽予愴然歎歎久之蓋人子之善譬諸醴泉芝  
草其來有自觀御史平日行已與今居喪盡禮如  
此即君之生平可知矣故不敢以不文辭據狀余  
氏為宋丞相忠肅公端禮之後其居東浦村自提  
舉良齋公始良齋生某某生某某生立政代有隱  
德立政字華南君之父也君諱維字爾章事父以  
孝聞少時讀書有大志治毛詩有聲里中所著詩  
古文暨注解毛詩里人傳誦之然數奇會厥考下  
世遂絕意仕進而喪葬祭祀悉稟朱文公家禮盡

誠備物皆可為鄉里法事母趙孺人先意承志得  
其歡更置產以贍舅氏念祖若考單傳再世遇再  
從兄弟殊厚也東浦余故著姓而產業薄厚嘗不  
齊其貧而租賦殿者櫬久淹者婚嫁具乏者咸仰  
給君所往往霑足焉而自處常節縮甘菲薄飯糲  
茹蔬布衣芒屨有委巷中人所難者會歲荒則傾  
困粟設糜粥於路以哺飢人又嘗憐窶人子久負  
不能償輒為焚其券諸凡橋道脩築率捐貲為里  
人倡里人以是稱余君長者即暴客克人過門搖  
手戒勿入而豪少年忿爭詬誶望見閭閻輒媿悔

去當是時論者比之陳太丘王彥方焉君蚤歲舉  
子恭徵督課良苦曰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家世咿  
唔鉛槧兒其為菑畬乎恭徵貢入成均久未第而  
晚年見仲子鵲起弱冠舉於鄉以禮闈第三人成  
進士讀書中秘當是時北望京華意陶陶自適也  
然慮仲子年方少數遺書訓誡維謹聞仲子欲省  
覲輒舉柳宗元思報國恩惟有文章語馳止之比  
仲子聽除臺諫里居也不以晨昏色養為喜而時  
時稱漢汲黯唐陸贄立朝大節以勉其樹立於當  
世噫績學砥行厚積而薄發要以忠孝仁讓之澤

保艾爾後其亦可謂賢也已東浦余氏既單傳兩  
世至君乃有賢子二人孫曾男女蟄蟄繩繩且數  
十人未有艾易曰積善餘慶有以也夫君生於明  
萬曆己酉十二月十四日卒於

皇清康熙二十五年丙寅九月初六日享年七十  
有八配丁氏封孺人子男某以某年月日葬於山  
陰縣麥塢山之原

銘曰山蒼蒼兮厚以蠹也水泱泱兮清以曲也沒  
藏於斯兮生所卜也宜爾子孫兮荷天祿也億萬  
斯年眠厥辭兮尚知生平之行篤也

封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先考府君行

實

先府君諱祖契字孝先號命式先世為滁州來安縣人明初祖諱寬從高皇帝起兵授總旗陞昭信校尉廣東神電衛百戶子諱銘調中都留守司金川門百戶再傳至諱庠正統九年以北征功陞睢陽衛前所千戶遂家焉庠生諱英署衛事才畧甚著英生諱卿平且寇王堂築黃河隄百里備禦宣府定亂汝南所至輒建奇功陞指揮僉事世襲驃騎將軍中都正留守於先君為高祖是生岷州守

備公諱易居官焯有聲烈岷州公二子長諱希韓肅州叅將仲諱希范以選貢任山西趙城縣丞趙城公生我先大父諱敏為庠員性寬厚口不言人過嘗之荆楚適其地大祲捐貲施粥全活數千人而內外親黨賴以舉火者固甚衆也初娶徐孺人繼譚孺人兩劉孺人最後繼許孺人生府君兄弟四人府君其三也府君自幼穎異習毛詩精通大義傳註之外時時有所論說咸出人意表先大父撫之喜曰大吾宗者此子也弱冠為文峭健有奇氣應試為督學昭度潘公鑒拔補開封學諸生時



先大父年七十餘嘗卧病府君不脫衣冠侍湯藥  
傾資延醫顛天請代不交睫者四十餘日及先大  
父捐館舍哀毀骨立附身附棺靡不誠信鄉黨翕  
然稱之窀穸甫竟內難外侮一時並至有豪紳挾  
勢橫噬州中城居之第宅負郭之田園一旦盡為  
奪去府君曰此先人之業不可不直其冤走愬上  
臺侃侃不屈興化吳相國巡按河南與渠同年友  
也意不能無偏重府君平立睨之曰明公奉天子  
命代狩中原寧為同年來耶吳公奇其言降階謝  
之司李萬公元吉聞之亟稱曰國士國士勸府君

曰彼勢方張當潛身避害勿蹈危機彼勢可立待  
也自是厚自韜藏凡出必卜而後行然家業蕭條  
內外拮据遂不得專事舉子業矣念家世為閥閱  
舊族恐貽弓冶羞為不孝斌延師督課手抄左國  
公穀史漢八家文數百篇及易通正蒙諸書分其  
句讀正其韻解授不孝斌午夜燈火熒熒不熟不  
休會憶雨中一日寫漢文二十篇腕為之痛時不  
孝斌方十一歲此二十篇者每讀之未嘗不流涕  
也同郡有獲嘉王先生者學行為士林宗府君延  
之家塾大集里中子弟講孝經小學府君執禮甚

謹不孝斌亦循循不敢自外法度王先生曰湯氏世有令德今命式好賢重禮其終必顯時府君即貧困而濟施未嘗少倦冬月雪甚有楊生者過門衣冠腐敝府君解衣裘贈之楊生故鄴下人也負傲骨不輕受人贈遺獨數數受府君餽語人曰湯公君子也故受之先大母年高重聽府君日供甘旨會寇氛洊熾饑饉頻仍蚤夜經營備盡色養事兄貴皇公甚恭謹貴皇公工文詞治生雅非所長府君日為具饌使得專志下帷不為室家累心姊邁危病迎於家親製藥餌調理之復故始歸內行

之謹蓋人無間言云至壬午寇陷睢城家園遂為戰場府君冒險躬輿大母過河朔往來曹衛大名之間顛沛流離所以怡顏順志者仍左右無方也當是時先母趙恭人已殉寇難先伯父遊學於浙先叔父卒於歸德遺孤呱呱撫恤備至大母棄世號泣擗踊勉襄含殮搶攘之際奉柩與先大父合祔繼有先伯母喪竭力殯葬亂離中真嘔盡心血矣先伯父在浙依衢州司訓孔公病故遺女十歲無所歸府君備歷險阻攜回擇壻資奩如禮時值鼎革往返六千餘里波濤之洶湧盜賊之出沒身

幾危者數矣不孝斌實從行至今憶嚴陵灘彭蠡湖猶心悸也先叔子流落曹南府君百方贖回為之延師娶婦後又授以田二百畝嘗語不孝斌曰同胞兄弟所存骨血惟此府君每一言蓋未嘗不淚涔涔下也丙戌以後河南兵戈甫定田廬荒蕪已久府君手闢蒿萊定此室宇猶篝燈市書以課不孝斌誦讀為事曰吾備嘗艱辛不以為恨振先人之緒惟汝是望耳不孝斌夙夜識之不敢忘戊子幸叨鄉薦己丑捷南宮壬辰廷對讀書中秘府君手書諭曰館職清暇正當肆力古學為經世

大業勿得優游曠廢有負遴選至意翰苑天下名賢所聚學問必有什倍汝者虛心領畧庶有進益仕路嶮巇從來可畏惟敬以脩身儉以養德名位素定不必預計古來賢豪只因脚根不定隨風逐波失其生平甚可惜也其他貽書訓誡之辭皆類此甲午不孝斌授國史院檢討乙未遵諭陳言狂直幾得罪府君毫無愠色後召見南苑天語溫然且問曰汝父年幾何今在京否斌據實以對知

聖度如天遣使馳報府君北向叩首仍寄書勉斌

恪供職業語最切至丙申蒙  
世祖親簡加一級備兵潼關迎府君至署府君曰我  
來非就養也觀汝之為政耳今地方凋敝極矣寬  
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况  
君恩深重 綸音優渥若不夙夜砥礪使吏畏民  
懷非但有玷官方抑且抱愧清夜揚伯起為此地  
先哲汝當敬體四知之訓我不能久居此不孝斌  
謹受命府君至潼逾月即歸不孝斌送至境上俯  
伏道左府君反覆叮寧至今歷歷如昨日事真令  
人一追憶一嘔血也丁酉恭遇 覃恩封府君為

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府君雖被恩榮而自  
奉儉約數椽僅蔽風雨出入常徒步地方有大役  
輒身任之睢城自闖寇拆毀繼遭河陷時州衛分  
壤郡守屢議脩築而衛中有欲簽報大戶借名科  
斂者府君建議按畝出夫為力役之征衆擎易舉  
衛帥忿然見於詞色後衆論僉同卒如府君之議  
城甫畢而鄰封盜起遠近洶洶官府下令督民防  
守府君曰市民日營升合賊未至而先使之困非  
計之得也偕紳士晝夜宿城頭居民賴以安堵吾  
州額協宜溝驛站銀而錢塘則協吾州錢塘以隔

省歷年不應而宜溝驛奉上臺嚴檄提催驛寢不  
支府君言於憲使楊公免協濟驛困以甦他如減  
柳梢之數清里甲之累皆不避勞怨一力擔承蓋  
府君盡心桑梓周且悉如此又嘗脩文廟刊郡乘  
請釋滯獄禦水賑荒諸善事尤爲彰彰高祖塋墓  
年久不無荆榛樵牧之感府君與族人約歲時伏  
臘拜掃必親品物豐潔祭畢爲饌仍獎其孝弟勤  
儉者而責其不奉家訓者必垂涕謝過乃已時族  
中惟叔祖勉齋公最長府君拜跪侍立禮節惟謹  
家有百蓄必先進叔祖叔祖亦怡怡然至府君第

或竟月忘歸也平居嘗語諸子弟曰吾家無甚疎  
族自曾祖以上則一父之子也高祖以上則一人  
之身也一人之身而至若塗人此蘇明允之所歎  
息也賙給困乏或粟米或布帛歲以爲常蓋府君  
敦本重族原於至性故也平生英偉倣儻洞悉世  
務遇大事衆人錯愕不敢發一語者府君片言立  
決卽之溫溫然初不見有峻厲之色與鄉中父老  
時相過從飲酒談說稼穡較歲豐儉間命巾車遊  
東郊之園圃蒔花種竹怡然自樂人以為有香山  
洛社之風焉郡守戴公行鄉飲酒禮採輿論聘府

君為大賓府君固辭不獲凡三與賓席園橋觀者  
如堵咸嘖嘖贊歎以為府君克光大典云己亥不  
孝斌量移嶺北便道歸省府君時患便血之症神  
氣減於往時不孝斌奉侍數日憑限迫切府君勉  
令就道啣淚拜別自此府君雖勉為笑語念斌遠  
宦實多憂慮又值仲子之變哀痛過節其病日深  
斌在處聞之亦感危症堅志請告幸蒙 題允府  
君聞斌歸喜見顏色病漸愈曰我不幸蚤經家難  
繼遭寇變盛衰感懷骨日傷心五十年中言之令  
人欷歔今幸叨恩盛時汝以壯年勇退我體氣稍

健父子聚首閱耕東臯課讀南軒亦老年佳事也  
嘗錄馬援柳玘教子書揭之庭壁斑甫七歲學庸  
論孟皆口授病中猶手抄古文數十篇教之不孝  
斌請代曰我固樂此不為勞也不孝輩日侍膝下  
以為可以承歡百年孰意昊天不弔至癸卯七月  
痰病陡作延醫百方調理痰嗽稍定不孝輩私心  
禱籲以為庶幾痊可而氣息漸弱卒至見背嗚呼  
痛哉彌留之際猶以斌硜執不能合時斑年幼未  
能成立為慮我父眷念不孝身有盡而心無窮言  
念及此能不令人心肝屠割哉嗚呼痛哉天乎何

不殞滅斌等而奪我父之速耶嗚呼痛哉府君生於萬曆三十二年甲辰十月初七日卯時卒於康熙三年甲辰四月初五日辰時享年六十有一配我前母劉氏廩員公諱升女德性溫淑生於萬曆三十三年乙巳五月初三日卒於天啟二年壬戌六月初四日享年一十有八繼配我先母趙氏誥贈恭人廩員公諱尚敬女孝慈勤儉明於大義寇變殉節巡按御史李公粹然題請奉旨旌表建坊立祠春秋祭祀事具祭酒吳公偉業脩撰鄒公忠倚傳中生於萬曆三十四年丙午十

一月二十六日殉節於崇禎十五年壬午三月二十二日享年三十有七再繼我今母軒氏儒士公諱里女子二長即斌江西分守嶺北道布政使司右叅政娶馬氏封恭人庠員公中駿女趙恭人出斑聘廩員袁公鴻烈女軒孺人出女三長趙恭人出出次三軒孺人出孫男三溥濬沆孫女二俱斌出今擇康熙四年乙巳十一月初二日申時奉葬於城北十五里澗岡東南之新阡苦幽餘息語無倫敘惟大君子哀而賜之琬琰先府君歿且不朽即不孝兄弟藉以少解終天之恨亦且不朽

湯子遺書卷七  
五  
贈恭人先妣節烈事狀

先妣姓趙氏外祖廩員公諱尚敬外祖母褚氏世為睢陽名族以萬曆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生先妣孝慈勤儉明於大義幼讀書通孝經及列女傳年十三外祖母棄世哀毀備至十七歸於先君四年生女又二年生斌是時先大父母春秋高大父常病先君晝夜侍側不交睫者四十餘日先妣治羹粥奉湯藥凡大父所嗜物皆先意以待隨呼即應大父善病少間乳者抱斌立於旁大父泣然流涕謂先君曰汝與汝婦孝謹我先人世有令

德至汝身將顯否則亦在汝子踰年又病且篤衣巾衾帽皆手自縫紉自含殮以至窆窆經畫周密必誠必信親黨謂先妣嫻於禮自先大父捐館後家益貧先妣事大母益謹鬻簪珥市甘脆以為饋養烹飪澣濯雖盛暑隆冬未嘗假人會歲祲率女紡績易粟以奉大母私則嚙藜藿雜糠粃斌見輒為嗚咽而先妣戒勿令大母聞又素多病默坐室中廚竈蕭然見者為淚下而先妣怡如也斌初就外傳歸必問所讀書背誦不錯一字乃喜或不能誦則垂涕刻責夜則紡績而命斌讀書於旁燈火



熒熒常至夜分或不能得燭則月下為斌講孝經  
為女講列女故事一日斌偕同學生出城外抵暮  
而歸先妣端坐不食切責之曰汝年少志趨未定  
而樂遊嬉吾將安望斌長跽因姊謝過良久乃免  
崇禎庚辰河南大亂李自成擁眾數十萬縱橫開  
歸間且連年旱蝗常對先君歎曰我為婦人天下  
事固不敢知今四方重困盜賊蜂起而天又旱且  
蝗如此脫有不幸吾姑吾子以累君請以一身謝  
夫子矣明年為女治嫁斌年未可娶亦令娶曰我  
素病令代我事吾姑既而曰子女婚娶已完志願

畢矣明年壬午三月賊潰西華數日陳州太康皆  
陷睢距太康僅九十里城旦暮且破人心洶洶而  
先妣閒定如平時戒家人勿驚吾姑也先是命斌  
從伯父賁皇公讀書城北莊上倉猝聞亂則城門  
閉不得入伯父率斌徘徊郭外先妣聞之告先君  
曰來則俱死無益於是先君登城而望相對痛哭  
謂伯父曰城中有老母在我不可離也母在與在  
母亡與亡夫復何言我兄弟獨此一子耳且賊志  
在城野外或可以免兄其率此子北奔先人有靈  
無絕我嗣亂定徐求我音耗也言畢復大哭城外

避難來者數百人聞之亦皆大哭伯父遂率斌北  
奔龍塘時三月二十日也又二日早城陷大母病  
甚且重聽家君倉皇負之逃於蘆葦中先妣乃謂  
家人曰嗟乎吾家累世名門事至今日義無苟全  
獨念姑年老不得終事為恨若為我謝夫子善自  
保重吾兒遙遙懸隔汝曹當有脫者見吾兒為語  
善自立身勿忘母平日言也遂整衿經於梁家人  
為解之復入井井水淺家人又出之先妣怒曰若  
教我偷生乎賊至而不死非節也死不以時非義  
也於時賊已環至露刃相向先妣乃厲聲曰若等

皆朝廷赤子食德三百年何負於若而作賊今大  
兵將集當寸斬若即奈何以刀鋸嚇人為遂大罵  
嬰刃嗚呼痛哉三日顏色不變賊中有羅拜者有  
歎息去者實惟崇禎十五年二月二十二日享年  
三十有七越三日賊徙寧陵大母先君僅免於難  
不孝斌乃得歸殮而殯於故居之寢九月黃河南  
決城郭廬舍盡為洪流殯堂竟沒於水嗚呼痛哉  
自壬午至今每歲忌辰必陰雲四合風雨悲鳴波  
濤有聲震驚永夜居人聞之無不墮淚共傳其期

上比寒食云

自壬午至今每歲必必創雲四合風雨悲烈  
戎旆將盡舍盡為共流聲堂竟為水與和敵若  
不幸敵以野臨劍而敵於姑吾之東大民黃河南  
三十百十姓三日規封寧刻大民夫吾軒與於獲  
漢息去皆實對崇節十五年三月二十二日享平  
嬰以和敵若三日賊身不變規中休羅我者休  
其謀某當十神若明奈何以以難入為遂大黑  
皆賤或赤子會斷三百平向負然若而并規今大

湯子遺書卷八目錄

雜文

粵西平露布 館課

續地議

題一樂堂卷

題趙清憲卷

徵君先生書卷跋

省齋詞跋

孫徵君先生像贊

王山史像贊

湯子遺書卷八  
毛會侯戴笠垂竿圖像贊

同門公建孫徵君先生夏峯祠堂啟

四書淺說小引

華嶽祈雨文

祭孫徵君先生文

祭同年施愚山文

雜文

湯子遺書卷八

睢陽 湯 斌 潛菴

雜文

粵西平露布 館課

臣聞版泉振旅於皇家輝煌玉簡苗野奮戈於帝  
世照耀金封蓋文德丕播不因秉旄誓鉞而尊崇  
而聖武布昭正兼執玉舞干而益大滄海全歸禹  
貢淪紋豈增萬里之波祝融久戴堯封寸地亦遵  
昊天之命非臣猷之克壯咸與維新實 聖德之  
如天無遠弗届恭惟

金閭劉藻文刻  
湯子道書卷八  
皇帝陛下宣昭義問救寧武功垂裳秉珪而天下  
嚮風動顏變色而海內鎮定黃旄右指劍閣雲新  
玉仗南臨衡湘波靜白環西獻流沙積石之鄉楛  
矢東來洧盤日出之郡卿雲爛熳山林無紫芝之  
歌日月光華太史著河清之賦獨此粵西星分宿  
末地近日南白象陵山孔禽蔽野西京之王會不  
通周禮之職方罔載今河山奠矣謂宜梯山航海  
而來王豈日月出矣猶然鑽燧鑿榆而自照蒼梧  
慘淡鮫人泣明月之珠平樂蕭條估客棄桃枝之  
簞臣等恭承 聖命遠播

天威組練發而星斗明旌旗張而雲日曉樓船輕  
度細柳營開大將某指揮明月裨將某劍戟秋霜  
皆右仁左義珮忠戴信乃布德宣令而纁組來迎  
韜戈束旌而壺漿恐後桂林象郡悉成鼙鼓軒舞  
之民瘴雨炎風盡為祝華呼嵩之地日無私照南  
邦永以無虞海不揚波北戶宴而不閉幽荒絕壤  
始知天子之為尊六慰三宣共識聖人之在位蓋  
王師無戰龍城勒銅柱之勲大武維揚薄海靖兵  
戈之氣此皆受成廟計憑藉 天聲不然何以熊  
旆未開犀甲未振而鷺山之險盡作籓籬煙瘴之

墟永無狐兔也君之德也果如叔向之言臣何力  
哉豈曰卻穀之讓臣等無任慶忭激切屏營之至  
謹露布以聞

### 續地議

睢州地畝州衛錯雜款項繁多奉文行續查對數  
載地畝有逾額缺額之不同弓尺有長短大小之  
不一不能盡符原額致稽轉報從來州縣地畝各  
有則例睢州畝數不可比例商鹿睢陽衛弓尺亦  
不可比例歸德衛也州地四百八十步為一畝本  
自清楚無容置議獨睢陽衛比例歸德衛弓尺不

能無議焉歸德衛弓尺較民弓大三寸八分派銀  
三分六絲零睢陽衛除徭役與民弓相同外如屯  
地則派銀三分五釐零新增屯地則派銀四分四  
釐零較之歸德衛糧數迥殊弓尺何得無異當年  
按弓定糧睢陽衛三項弓尺每畝較民弓多地二  
分五釐此從來定規也今若比歸德衛弓尺則每  
頃當減去九畝三分另行起科衛地糧已極重何  
堪減畝若依本衛弓尺則各項之有餘不能補衛  
地之不足夫地猶是昔日之地昔何以照本衛弓  
尺而足額今何以照本衛弓尺而不足非歸併衛

所之時州縣之移送未明即丈量田地之日續外  
之遺漏尚多版籍之定例未敢遽更賦役之徵輸  
理當慎重若今日苟簡了局後日之歸咎誰任雖  
上臺之催提已久而執事蒞任方新合無申請寬  
限設法查補地在鄰封則詢之舊衛旗下續餘遺  
漏則責之四鄰舉首務期地無欺隱糧無重累然  
後按續定糧勒石垂後國課民生咸有賴矣至於  
目前急務惟在後里有衛蠹張化鵬所報之無地  
懸糧六十餘頃國課則年年缺額徵比則無地無  
人里書之敲朴徒煩官長之考成受累似當速就

各項逾額地內仍照本衛弓尺撥補明白目下無  
懸糧之累而後可徐議總數之足額此又今日最  
要之著統候採擇焉

題一樂堂卷

昔孟子論三樂於父母俱存兄弟無故而即曰仰  
不愧俯不怍蓋父子兄弟之間必德行純備俯仰  
無慚而後其樂始真然欲不愧不怍亦不必他求  
也還當自父子兄弟始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  
人之行莫大於孝又曰孝弟之道通於神明光於  
四海世固有勲業冠天壤而門內多慚德者矣雖

名列竹帛能俯仰不愧忤否乎

題趙憲清卷

戊午余寓京師吾師孫徵君先生之子君僑數相過從間告余曰先子之講學夏峯也灤州憲清趙公方官許昌遣其子介茲渡河從遊先子與之語輒能默識不忘其穎悟出人數等及先子棄養公移守磁磁為南北孔道使車絡繹不絕羽書旁午軍出關隴荆湖者往來殆無虛日官斯地者疲於供億日昃不遑食簿書期會之繁不與焉公乃單騎三百餘里為先子任執紼之役時會葬者近千

人咸嘖嘖歎服其賢先子所著尚書近指公為校正付梓先子手澤不至泯滅者公之力也幼弟不幸罹難橐餽周旋不憚煩瑣言未既淚泫泫下既而曰余兄弟感公厚誼慮無以報為制一卷將求海內有文章行誼者為之題詠以表公德且以見余兄弟之不敢忘也請君一言弁其首其無辭余從先生遊最久先生著讀易大旨精義多前儒所未發余曾請於先生任剗劂之役先生以此書當終吾身未敢遽問世也及先生歿後適值軍興追呼日迫力不能獨任欲求同志者共為之遲迴未



能就也聞公之義其能無媿乎君僑又曰公之為政寬大精明吏不能舞文署中襍被蕭然寒牕竹几篝燈課子弟誦讀書聲琅然達戶外與文士譚經講藝握手勸勉尤加意笑獨不以擊斷為威蓋古之循吏不過也余謂當今世而知尊師重道表章大儒遺文急友之難其賢於人遠矣則其為循吏也固宜爰次其語書於卷首

徵君先生詩卷跋

庚申冬蓮陸魏君訪余於京師邸舍持一卷則徵君先生手書贈詩二章蓋甲辰北上至容城時作

也先生身任絕學憂患之來眾人震懾未遑者獨能坦坦如無事時此足驗先生道力而蓮陸以門人周旋患難紫峯擬之蔡季通冀元亨良不誣也先生以明末寇變內外臣工殉難者指不勝屈慮事久湮沒著書表章此大義所關何可磨滅雖風波旋定而先生猶自悔艾無幾微不平之氣且以得歸子舍展先墓為幸而字法蒼秀堅老如歲寒松柏盤紆竹墨間真可寶也敬附數語而歸之

省齋詞跋

省齋先生文章風雅為詞林領袖乘興遨遊湖山

六橋煙樹雙峯白雲杖屨幾遍時同年不期而聚者六七人攜酒登高賦詩倡和甚相得也追憶昔時長安並轡忽忽三十年事少壯者今鬢髮種種矣酒酣爲小詞數闋壯涼高逸與稼軒放翁馳騁上下濟武先生將南遊太末余以使事告竣亦且北歸歎我輩相聚之難而後會之未可期也不能不撫卷流連云

孫徵君先生像贊

當代儒者誰稱先覺允惟哲人光輝孔倬敦行孝弟脩明禮樂由忠貫恕既博歸約日新又新鳶魚

飛躍默契先天聲臭寂寞蘊涵元氣發越磅礴譬彼星漢終古昭灼易傳者像難盡者學仰止夏峯泰山喬嶽

王山史像贊

蒼然如深谷之松矯然如晴天之鶴絕慮寡營素懷寂寞凝塵滿席濁酒孤酌寄志羲皇吟詠間託著述歲久光氣磅礴相彼画史含毫縛約七絃靜張古音澹泊手拂緗帙陶然自樂開卷視之想見其曾懷之淵穆與立行之介確蓋具經綸天下之才而退藏不見其崖畧也

毛會侯戴笠垂竿圖像贊

溪水洋洋似君之清也碧石嶙嶙似君之貞也默然垂釣宴坐若忘游魚過之而不驚也君非山澤之癯而廊廟之英也胡爲乎芰荷之與處而鷗鷺之與盟也意者家近富春思羊裘老子之高節逸情而余之少也亦嘗扁舟過之而愛瀧水之澄泓也倘君他年得垂竿於茲余亦將戴笠相從於烟雲杳靄之間而世人莫得而名也

同門公建徵君孫先生夏峯祠堂啟

昔仲尼歿而微言絕孟子出而揚墨之道熄其後

濂洛關閩繼洙泗之統金谿姚江闡心學之宗聖道賴以彰明彝倫賴以不墜故得從祀兩廡俎豆千秋至於所生之地所居之鄉與夫講學遊歷之處後人必爲之建祠設位歲時習禮有司亦遂載之郡乘列之祀典四方君子讀其書登其堂慨然想見其爲人低徊留之不忍去以此見天理常存而人心之不容泯沒也我徵君先師生於容城遷於蘇門著書明道立教淑人挾性命之秘定理學之準上自公卿大臣以及儒生隱士近自畿輔河洛以及齊魯晉楚吳越之間有志斯道者無不負

笈從遊見其語默動靜天理流行發微闡奧透人心髓皆踴躍興起知聖賢之可為吾性之具足其功真可遠紹濂洛近比姚江非同山林獨善無關世道之士也獨是移家夏峯近三十年與偶爾游處者不同松楸在望祠堂未建後學無所瞻仰實為闕典今同門公議卜地庀材定期鳩工用是遍啟羣公共襄盛事指日楹桷森鮮階序有嚴與邵子洛陽朱子武彞之祠並耀千古於以報禮先儒章示來學所關匪細肩任師傳固當努力此舉乃尊師之大端凡在門牆應有同心

四書淺說小引

四書為聖賢傳心經世之典備六經之旨與自漢儒以來傳註純駁不一至朱子註出集羣儒之大成國家遂用以取士永樂間奉勅纂輯大全採收宏備審擇未精虛齋次崖諸先生繼之而考亭之註益明然為書浩繁初學未能得其要領吾友成齋唐君憂之手著一編名曰訓兒淺說言簡而意盡文顯而旨深篇章段落聯貫如珠童子可以成誦即宿學由博返約亦有賴焉其有功於學者大矣成齋方病目猶手自繕寫其為功甚勤恨余力

薄不能付剗刷以廣其傳也郎君穉年聰穎非常  
必能世其家學謹書篇首以勉之

華嶽禱雨文

惟神體函金德位列兗方功配兩儀澤潤萬類惟  
茲關輔實處神宮牆之下雨暘寒燠咸賴神休乃  
自去歲三冬無雪入春恒暘轉亢雲興斯颺塵霾  
晝曠麥苗涸槁百姓無所歸命夫休咎徵事祥異  
從人良由斌等奉職無狀或政乖刑濫而獄有冤  
民或吏墨兵驕而里盈怨氣或單丁獨戶窮苦重  
其租徭或鰥夫孤兒死亡莫之振救以故感動天

威召致災青然神目孔明官之不職宜明賜誅殛  
奈何舍其有罪而殃我羣黎今斌躬率寮屬早夜  
步禱數月於茲矣呼神莫應籲天則高下民何知  
遂妄疑神聽不聰而欲求媚於淫昏之鬼夫山魅  
澤怪神之所宜屏斥而淫昏之祀明主之所宜禁  
也若三日不雨民奔走於淫昏之鬼斌不能止也  
倘氣極而通偶與雨會則民將歸靈於鬼魅將淫  
祠日盛左道日興雖告以名山大川澤被生民其  
孰信之惟神念官吏士民悔過之誠敷奏上帝屏  
風伯招雨師雲奔雷趨貽我來牟使農夫饁婦知

嶽瀆明神果能闔闢陰陽吐納風雨將益堅其畏  
信之心而淫昏之鬼自不能惑我民志是神之眷  
祐斯民不但錫以有年之慶兼賴以正德之福仰  
戴神休永永無既

祭孫徵君先生文

嗚呼道之在天下也如元氣之在人身彌綸磅礴  
上蟠而下際者小不離乎日用而大即麗乎彝倫  
斯誠須臾不可離矣而胡真見而體備者之難其  
人卓哉先生維德之純博極造約窮理識真以孝  
弟為盡性之基由忠恕為達化之門當蚤年辨志

定交江村析義利於秋毫等富貴於浮雲固已抗  
志聖賢之途溯洄洙泗之津及璫燄肆虐禍逮清  
流不避虎獲力為營救雖運數難回而天地正氣  
有所楛柱而長存推其本志固已視死生如旦暮  
而恬然無恙者以是知天之未喪夫斯文德盛道  
尊徵書歲頻衡門之間安車蒲輪而先生堅卧不  
起天下想望高風如泰山喬嶽之嶙峋才本王佐  
而不用學為帝師而無民天欲存斯人之命脈故  
留碩果以至今晚年結廬百泉嘯臺行窩雲物一  
新兼山堂上彈琴鼓瑟曾無間乎晨昏四方學士

負笈樞衣公卿牧守擁篲乞言而先生悉開導啟  
誨之慤慤家庭肅雍孝慈睦婣薰蒸涵育而聞風  
興起者莫不油然而相親即頑梗之夫澆薄之俗  
皆一變而敦厚醇龐又孰非先生之過化而存神  
道隆益謙業廣彌勤朝乾夕惕自強日新通達物  
我而不滯酬酢萬變而不紛融朱陸之同異與濂  
洛而為鄰隱顯無間體用渾淪想像其所至庶幾  
乎乾坤同其消息造化合其屈伸凍解冰釋而湛  
然不動者如天空月皎無纖微之埃塵此固與道  
為體矣何尋常功業文章之足云某從遊十載提

撕惟懃日出而譚至於夜分青燈白雲誨言諄諄  
方恃為斗杓之可依豈期天不憖遺而兩楹之兆  
遽聞嗚呼年屆期頤名垂後禩生順歿寧亦可無  
憾於蒼旻矣而獨是微言既絕聖道荆榛異端日  
起雜學紛紜功利詞章之說惑於前而虛無寂滅  
之教誘於後更誰為挽世風於既靡疏長河於將  
堙音容杳如如在盲緒茫茫而莫尋傷儀型之  
永隔悲卒業之無因尚冀先生翼我冥冥之中俾  
勿墮迷途勉策駑駘之力而上臻

祭同年施愚山文

嗚呼當世之有先生也吾道之標準也而今竟溘  
然長逝耶哲人云亡後學其何宗乎先生之鄉為  
盱江敷教之地而大父中明公倡教東南與漪園  
南臯為五先生賦資中正漸濡庭訓孝友純懿  
仁慈篤摯見利思避慕義若競常以博愛弘濟為  
心會友輔仁為樂閭閻諤諤不亢不隨推挽名流  
吹噓後進是皆出自真誠非由矯偽至於恤困苦  
如拯溺救焚夙夜遑遑猶恐不及世之學者高譚  
性命樹立壇坫求其惻怛為懷渾忘物我如先生  
者幾人乎又宣城文章風雅代有傳人梅都官尤

兩宋詞人之冠先生為文不尚鉛華醇深瀟灑而  
精力所注於詩尤深都官詩歌見稱廬陵以今準  
昔不啻過之世之文人學無原本妃青儷白補綴  
為工遂足取譽一時自矜博雅求其典型不墜追  
配前哲如先士者幾人乎晚歲出入承明秉筆史  
局老成在素典故熟聞考據精詳褒彈不苟倘藉  
以告成一敢遽言班馬亦庶幾希蹤歐宋而汗  
青無期哲人凋謝此又不能不為之痛惜也某與  
先生定交三十餘年良友砥礪之情知己存亡之  
感言之不能盡而獨舉其大者以見先生所關於



世非偶然也嗚呼先生其以予言為然乎否耶

青無暇語人與據此又不指不為之辭散也某與

盡言其愚亦無幾希蠅烟末而干

如燕間者誠辭若寡戰不荷尚辭

日幾入乎如嵐出入承即東筆史

却自領辭辭求其典堅不墜也

為工遊且可  
昔不啻盛之世  
辭大似玉然其  
兩宋歸人之長長主為文不尚強華輒彩薦獻而

文人學無原本收青黝白辭幾

辭大似玉然其  
一辭濤官特  
一辭盡刻以今華

